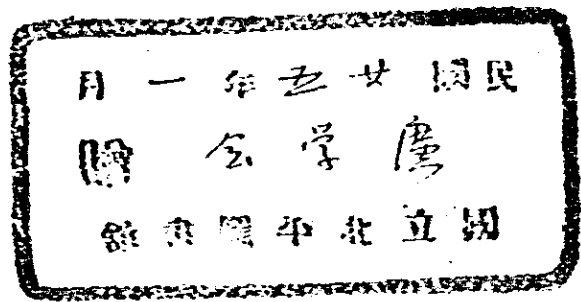


# 從巴比倫到利恒

——（福音書的歷史起源）——

上海廣學會出版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布期著，米德峻，孔祥林 合譯

(一九三五年) 九二面 一角五分

(供給牧師神學生及聖經班研讀，或參攷之用書，係新舊約來源史) 本書係舊約到新約中一段歷史之記敘，以此段歷史記述作福音書來源之根據。從被擄而久居巴比倫的猶太人說起，直到猶太人之王之耶穌為止。所有參攷資料，俱以舊約及可靠之舊約史料為根據。是基督教出版書中頗重要之著作。

**From Babylon to Bethlehem**, by Laurence E. Browne  
trans. by W. Miskelly and H. L. K'ung ... (1935) 92pp. .15

(An intertestamental history for theological schools, pastors and Bible students.) It is a competently done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rio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giv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Gospels. Starting from the Jews in captivity in Babylon it records their history down to Jesus the King of the Jews, using the Old Testament and all available extra-Biblical sources.

布  
朗  
著  
孔米  
祥德  
林峻  
合  
譯

從  
巴  
比  
倫  
到  
伯  
利  
恆

上海廣學會出版

#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福音書的歷史起原）目錄

第一章	被擄而久居巴比倫的猶太人	一
第二章	他們如何建造聖殿	一七
第三章	他們如何建築城牆	三三
第四章	法律的得勝	四二
第五章	希臘思想的侵入	五一
第六章	殉道者	六〇
第七章	以色列國境的擴展	六九
第八章	法利賽黨與撒督該黨	七六
第九章	猶太人的王	八六—九二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目錄



#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福音書的歷史原起）

## 第一章 被擄而久居巴比倫的猶太人（主前五三八）

在我們這段歷史開幕的時候，猶太人仍然寄居在巴比倫。自從他們的父母帶着笨重的枷索，被尼布甲尼撒粗野的軍隊，從他們猶太山的家園，擄到巴比倫平原，被迫為奴以來，至此已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時光。他們的子孫現在雖然都是自由的人，過着那安適的生活也作了商販和債主，有些是成功的富商大賈；然而總沒忘記為奴之苦。巴比倫國在當時藉着河道和運河的滋潤成了極肥沃的地方；這些運河係人民為導引油弗勒及底革里斯河水，以灌溉田禾而掘的。這種肥沃不只加增了種地人的財富，凡住在那地的居民都受了利益，連猶太的小販和錢商也在其內。試將在巴比倫國之猶太人的命運，與他們遺居猶太山地之同胞的命運相比，那些人趕着幾隻餓得半死的牛羊，踏破羣山，希望找到一個草場。有時他們掘開石田，種一些禾穀，但是偶一不幸，當秋收之際，遇着摩亞人



或以東人突然侵入，這些孤立無援的猶太人，只好坐視他們勞苦的結果被人擄去。他們的土地租種權又極不穩固，甚至有人能吃着自已栽的無花菓、葡萄、或橄欖樹的菓子。這樣，比較帕勒司汀猶太人與巴比倫國猶太人的命運，似乎一切好處都屬於次者。一切所能錫與的財富亨通，似乎都是他們的；而他們猶太山地的同胞是不能享受的。但是有一樣比這一切更要緊的事，就是昔日尼布甲尼撒禁止猶太人回國的命令迄未撤消。他們雖住在富饒之地，總沒忘記他們的家鄉，而且對於他們乾渴的心靈說那放逐的地方有如磽瘠的沙漠，比住在撒哈拉沙漠中還壞，因為有在他們心中的沙漠，代替他們腳下的沙漠。「我們曾在巴比倫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紀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詩篇一三七章一至六節）這就是那些猶太人的心情。正當此時，有一種消息從域外傳來，給他

們一種驚喜莫名的歡躍，就如一位沙漠中的旅客，偶然在巴比倫之河的石牀下，找着一點泥水。當時巴比倫還沒有報紙，而一種新聞在沒有報紙的地方常激起人們更大的興奮。當你在報紙上看見一件事的時候，你大約立時就能相信，而且不常等着探聽此事的由來。但市井之流言，則與此大異。每逢你聽見的時候，必笑而置之曰：『那不過是市井謠言。』沒人能說明這種消息來自何處，也許是一個賣水菓的老頭傳來的，但是他自己也忘記是誰告訴他的。過幾天又有人傳說同一的消息。再過幾日，全地皆知，但是仍然沒人知道這消息是誰帶來的。當日巴比倫人起初對於古列的傳說就是這樣。起初他們只聽說一個名叫古列的王，忽然崛起。有人想他已取得一國，這件事是信史或是小說，他們既不確知，又不在意。——只當作一個有趣味的故事。稍後又添上詳細的材料，再過不久的時候，大家都承認古列是一個實在的人，過些時又有消息說，波斯和馬代已經合為一國，以古列為王。這個消息，不久便為一種不容置疑的證據所徵實。但謠言總走在事實之前。許多關於戰勝者之最奇怪的故事被人傳述着，及至可靠的消息來到，這些故事有些被取消，也



有些被證實。古列之向西北兩方進兵，誰都明白他所要得到的戰利品是甚麼；因為大家都聽呂底亞王克柔蘇的名聲，他是曠世罕有的富翁。市場的極動，日趨緊張，恰如羣衆圍觀兩個不顧利害的賭徒要錢。今日謠傳克柔蘇的財產已落到古列手裏，次日便有相反的謠言說，呂底亞兵已經打退侵入的敵人。巴比倫人屏氣觀望，等候謠言一個一個的過去，直到從眼見之人所得之消息來到。他們曾眼見波斯軍隊的凱旋，也看見武裝衛士保着裝載金銀的車騎。德耳腓地的太陽神，曾向克柔蘇說過一個可怕的笑話；因見當他向神問卜的時候，神便告訴他，如果他前進迎敵，他必要毀滅一個帝國，但是神沒告訴他，將要毀滅的帝國就是他自己的國。既佔領呂底亞後，古列便做了東方今日的阿富汗西至小亞細亞海岸全地的主人。爲了急於佔領新地和貪得財利的緣故，古列自然轉攻油弗勒與底革里斯兩河流域，此地與敘利亞及帕勒斯汀合起來，便構成巴比倫帝國。在巴比倫沒有人期望打退古列的侵掠，因爲繼續大尼布甲尼撒的王都是懦夫，人民都抱着無可奈何的天命主義，靜候外國人佔據他們的日子來到。那是巴比倫人無可解脫的黑暗時期，

假使有地可逃，他們多數都必逃跑。

我們許能記得尼布甲尼撒曾用過一種政策，就是將他所征服之國的大多數居民，遷到巴比倫國；不僅猶太人，還有別國人；都被擄到巴比倫。這種政策在當時很有功效，因為藉此削弱了屬國；但至尼布甲尼撒死後，這種政策的愚笨便顯露了；因為在巴比倫國內有許多心懷不平的外國僑民。在國無外患的時候，他們對巴比倫，的確不能為大患，然而到古列侵入的時候，他們對於巴比倫，明明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他們自然要加入敵軍，因為敵人一定改變尼布甲尼撒的政策，讓僑民回國，在那些歡迎古列作他們未來之救主的民中，也有猶太人。任何具有一點政治眼光的人，都能說古列佔巴比倫後，必要允許被擄之民歸還故國，假若他們願意。猶太人再不能感到寄居的痛苦，並且要繼續作巴比倫亨通的居民；一定不能回到猶太，就是他們所稱為家鄉的地方。但是在真實的歷史中與在小說裏一樣，常遇着想不到的事情。若是沒有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就不會寫出這段歷史來。

這一串事情的發生，是由於一個人，他的人格是這般偉大，以致改變了猶太歷史。假設會有更多的人響應他，他必定改變了世界的歷史。最奇怪的就是我們不知道這位偉人的姓氏。一點論到他個人歷史的事，也沒傳給我們。這位偉人自身似乎爲他的言論所埋滅。他的著作與以賽亞和幾位其他先知的書，被後人編成一部，署名以賽亞。以賽亞四十至五十五章（四十九章至五十章三節除外）就是這位徒流中之大先知的作品；因爲不知道他的真名實姓，我們普通都稱他爲以賽亞第二。

以賽亞第二的預言，無疑的立時得着多人的響應；因爲他所宣布的拯救，正是一切猶太人所期望的。「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話。又向他宣告說。他征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爲他自己的罪從耶和華口中加倍受罰。」（以賽亞四十章一至二節）當時人都考慮政治上的條件，惟獨以賽亞第二，講論道德的價值。被擄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刑罰這種刑罰太過分了，罪污既已擦去，釋放是該當的，所以主必要允許。以色列人回猶太，不是羞愧的回鄉，乃是凱旋式的進行，有耶

和華作全軍的元帥。『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道。一切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爲平坦，崎嶇嶇嶇的必成爲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爲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以賽亞四十四章三至五節）

此時，猶太人對於他們的宗教極其火熱，他們知道自己的宗教，比任何宗教都高尚。不過宗教所附帶之榮耀，對於他們的吸引力，比宗教義務關於行爲上的吸引力更大。這樣，他們雖然不能認清道德行爲爲脫離徒流之刑的必須條件，他們確能享受他們祖宗的上帝，在宗教上勝利的希望。以賽亞第二具有詩人的技術，他用精美的言詞，鼓起聽衆立刻的反應，他也有詩人的性靈，將他的思想裝在精美的言詞中，連譯成他國方言仍是無比的美麗。然而在實際上他是超過詩人，他不甘心順從當時猶太人的潮流，以嚴刻及種族的意見——卽使用優美的言語——去描寫耶和華爲最高的目的。若不等他們明白救贖，與上帝旨意的關係，而使其誠信拯救的意義，這一點，對於猶太人說，是不可能

的；然而若不到他們的上帝觀擴大之後，他們就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以賽亞第二之前二百年，猶太人已經熟習耶和華是獨一真神的教訓。以獨一上帝爲他們一族的神，是他們素日引以自豪的；所以他們在此等信仰上可以毫不躊躇，也不用考慮信仰上的論理結果。以賽亞第二並未爲此問題責備他們，乃是從他們現在認識上帝的程度上，一步一步引到他們所當到的地步。『誰會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他與誰商議，誰教導他，誰將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將知識教訓他，將通達的道指教他呢？』（賽四十章十二至十四節）有一件事特別將耶和華從別的神中分別出來，就是沒有爲他造的偶像。至晚是從所羅門的時候，人在耶路撒冷禮拜他就不用像，而在伯特利拜耶和華像的事亦於百年前停止了。這種拜耶和華的高尙形式，給以賽亞第二一個演說的題目；由此，他開始演講耶和華的諸般品德。『你們究竟將誰比上帝？用甚麼形像與上帝比較呢？偶像是匠人鑄造，銀匠用金包裹，爲他鑄造銀鍊。』（賽四

十章十八至十九節）我們不要想他這樣激烈的攻擊偶像是勸化巴比倫人；因為這種諷式的談話，只能使拜偶像的人聽見發怒。然而爲使猶太人對於耶和華爲獨一存在並管理世界之神；其他各國之神，不過爲人心中之幻想的印象更加深刻起見，這種言論確很得體。誰能另外找一個方法比以下的方法更好的，去形容耶和華如慈父一樣的顧念呢？就是將疲乏的牛馬，馱着彼勒和泥波的偶像，如馱貨物的情形，與活上帝背負他的子民，如背重擔的情形相對比。『彼勒屈身，泥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他們所擡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倒被擡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抱。直到你們年老，我仍是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抱。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賽四十六章一至五節）從耶和華的地位，說他既是惟一存在的真神，他必定管轄萬國的歷史。以前人都想，馬耳丟克管理巴比倫的運命，基抹管亞門人的命運，而耶和華則掌管以色列的

命運。但是那些神既被認爲烏有，他們的職務自然都必歸耶和華管理。再者，耶和華既是聖善的神，他必不僅管理世界的歷史，也必不管理到美善的地步。於是，先知向偶像挑戰，要他們表明他們怎能管理歷史，或預言將來的情形，或解釋已過的事蹟。『耶和華對假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件，雅各的君說你們要聲明你們確實的理由。可以聲明，指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說明先前的甚麼事。好叫我們思索得知世界的結局。或者把將來的事指給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你們或降福，或降禍，使我們驚奇一同觀看。看哪，你們屬乎虛無，你們的作爲也屬乎虛空。那選擇你們的是可憎的。』(賽四十一章廿一至廿四節) 這個挑戰沒得着答復，因爲只有雅威自己管理歷史。『誰從東方興起一人，憑公義召他來到脚前呢？耶和華將列國交給他，使他管轄君王，把他們如灰塵交與他的刀，如風吹的碎措交與他的弓。』(賽四十一章二節)『我從北方興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從日出之地而來，他必臨到掌權的，好像臨到灰泥，彷彿窰將踹泥一樣。』(賽四十一章廿五節)『從你出胎，造救你的救贖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耶和華

是創造萬物的，是獨自鋪張諸天，鋪開大地的。（誰與我同在呢？）使說假話的兆頭失效，使占卜的癡狂，使智慧人退後，使他的知識變為愚拙。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我使者的謀算成就，論到耶路撒冷說，必有人居住，論到猶太的城邑說，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場我也必興起。對深淵說，你乾了罷，我也要使你的江河乾涸。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賽四十四章廿四至廿八節）末後這段經文，是要求成全一個預言，藉着以色列的恢復，雅威要堅定他僕人耶利米的話。「耶和華如此說，爲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利米廿九章十節）在以賽亞第二的請求內，含着一種驚人的勇氣。誰都知道古列進兵的動機是愛財與貪權，也都知道他是多神教徒，拜偶像者，大約也沒聽見過亞威的名字，然而以賽亞第二，將這些表面的理由都放在一旁，因爲他能看透上帝聖手在暗中引導，神能將人的怒氣化作自己的讚美。因此，先知代表雅威論古列說：「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題名召你，



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賽四十五章四節）我們能揣測先知對於那些世界運動，即如軍旅向遠方城邑的進攻，帝國的興亡等問題的默想，我們也能猜想他驚疑那坐在高天掌管萬有的至高上帝，將要成就何等意旨。在起始他想——因他是猶太人——這個意旨必關於猶太人，現在這一族人如何的分散、飄流、失望、而無領袖；將來必恢復獨立的王國及耶路撒冷的聖殿如古時一樣。看見耶路撒冷再恢復所羅門時代的偉大榮華，對於猶太人真是極大的異象。但是，先知再度思考——這確是光榮的景象——然而亞威豈是猶太人？萬國的權力都要向耶路撒冷和猶太主義屈膝麼？在先知裏面的猶太心志，極力要壓倒真理，然而在他裏面的全人類心志卻燒斷了這種細索，並且得勝。他確實明了普世三神的旨意是普遍的。克魯蘇與巴比倫的財帛，帝國的安全，都被棄置視如敝屣，這樣重大的消耗，若只算作兌換猶太人利益的價銀，未免太奢了。牠只能視為上帝賜福萬邦以及受造之物對於上帝虔敬貢獻之寬大計劃中的一份。當他想到此事的時候，他似乎很清楚，上帝既然造了各族人，他必要各族都認識他，並且敬拜他，不只限於猶太

人。然而轉念間，先知又躊躇了，古列的得勝，怎能領全世界到上帝面前呢？這個驕傲的得勝者一定不肯坐在猶太拉比的足下領教，不能，這事必須藉着上帝全能的手。這樣，上帝就要忽然推倒古列，去顯明他自己的權能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作，便使上帝與古列、克魯蘇、尼布甲尼撒、和其他世上的富翁及戰勝者同等。不然，上帝必須顯明，不是顯明他的權能，乃是顯明他的品格。上帝曾應許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被分散的時期這樣長久，上帝的應許似乎遲延未驗；然而假使以色列再復興，則全世界必曉得上帝的應許是真實的。那就是上帝品格的表現。此種表顯，上帝正在預備。回顧已往的歷史，先知不但以此爲解說波斯歷史的方法，其中另有更深的意義。他看加給以色列人的災難似乎與他們的罪不相稱。正如一位古年的詩人所哀吟的「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這事你們不介意嗎？你們要觀看，有像這臨到我的痛苦沒有，就是耶和華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哀歌一章十二節)當先知默想以色列受災難的時候，他對於這個絕大奧祕，得到一點亮光；就是，如果有人要幫助人，他必須代他們受苦。這個理

想，藉着各各他的十字架乃大白於後世。一個犯人所受的苦難，是他行爲當得的報應，但是一位盡力服務人所受的苦難，乃是照亮暗世的榮光。在以賽亞第二的書中，服務與受苦兩種觀念互相結合，這種結合的觀念，提高了服務的價值，並且舉高了受苦的重擔。上帝的義僕受苦到了極點，便將性命爲人捨棄也不吝惜。『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人；主每早晨題醒我，題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頸項的鬚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賽五十三章四至七節)『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爲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衆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賽五十三章四至六節)這幾段經所論之理想中的受苦義僕，除了在一位以外，總

沒得着完全的應驗，所以基督教內的解經家，便想這幾段書，完全作爲耶穌的預言，是最合理的。但是以賽亞第二並未繫念一種不能實現的理想，或在他的時代不能應驗的理想。按我們以上所念過的，他的盼望是以以色列受的苦難可以當作服務；所以當時的事情，就可作成上帝對於全人類的意旨。先知也深深感到此事的困難，因爲以色列不配擔這樣責任。『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誰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聾呢？誰瞎眼像那與我和好的？誰瞎眼像耶和華的僕人呢？』（賽四十二章十九節）以色列雖然犯過罪，然而先知想罪已過去，並且補贖了。上帝爲這個目的造了以色列，並且要用以色列爲代表，去表現他的權能。『雅各以色列阿，你是我的僕人，要記念這些事；以色列阿，你是我的僕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記你。我塗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散；我塗抹了你的罪惡，如薄雲滅沒；你當歸向我，因我救贖了你。諸天哪，應當歌唱，因爲耶和華作成這事，地的深處阿，應當歡呼，衆山應當發聲歌唱，樹林和其中所有的樹，都當如此，因爲耶和華救贖了雅各，並要因以色列，榮耀自己。』（賽四十四章廿一至廿三節）主的僕人以色列的

工作，不只限於復興以色列國，連外邦人也必包括在這個計劃之內。『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衆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尙爲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四十九章六節）『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賽四十二章一節）『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地極的人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了。』（賽五十二章十節）以賽亞第二並非按着近代的思想，以色列到外邦作宣教師。『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賽四十二章二節）然而必有一個機會爲以色列興起，就是當外邦人尋求真宗教的時候，他們可以用言語作見證。『耶和華如此說，埃及勞碌得來的，和古實的貨物必歸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屬你，他們必帶着鎖鍊過來隨從你；又向你下拜，乞求你說，上帝真在你們中間，此外再沒有別神。』（賽四十五章十四節）這就是以賽亞第二關於歷史的講演。他看列國的政局如同圍棋。擺弄棋子的手，是目所不見之上帝的手，那些棋子中有一個與衆不同；牠不是在上帝手中

不動，乃是自覺的，並且積極的使自己服務神的目的，並作成他的計劃。主的僕人以色列，乃是由於自己的謙敬，去作救贖世界的重要工具。

## 第二章 他們如何建造聖殿（主前五二〇年）

我們在歷史中所念的，本常常是關於偉人言行的記載，少有關於平民的事故，然而最要的還是平民；且是偉人之所以為偉人，是因為他們能幫助領導所有的民衆。如果我們評判歷史，只靠着幾個偉人，就要鑄成大錯。本書第一章的大部分，是關於以賽亞第二的話。猶太史之真正要點，是在明瞭以賽亞第二，對於全國的影響。自此直到基督，沒有能和以賽亞第二相比的先知興起。我們覺得以賽亞第二的話是合用的標準，藉此標準可以評判主前五百年內的猶太人。從主前五百年直到基督教成立的時代，無論統治者和他們的戰爭，或較此更要的平民生活與風俗，都沒有連貫的史料可稽；但是在時代更迭，銀幕暫揭的當兒，尚可顯露一些世事進行的閃光。

古列至終來了，並且佔據了巴比倫。他允准一切屬國的移民返歸故土，並且允許帶着他們的神像同行。這是猶太人馳歸母國的絕好時機；我們忍着性，瞪着眼，要看銀幕啓時他們怎樣動作。在歷史中十分清楚，他們簡直沒有動作。假若我們希望全國人都要響應以賽亞第二的呼喊，這件事自然使我很失望。也使後代的猶太人失望，這些人想他們的先人必乘第一個機會回耶路撒冷重修聖殿。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為以斯拉書的作者係生在此後兩世紀的人，他就是這樣，相信他們的祖先一定這樣作了，他只能疑心歷史家忘了記載此事。因此，我們在以斯拉前三章看見一個報告，說明在古列元年猶太人如何在設巴薩領導之下回國，而且在次年樹立聖殿的根基。然而這乃是作者受了他以為理當如此的那種感情所迷惑，因為從哈該書上我們十分清楚，那時沒有甚麼歸國的猶太人，而且是古列登極以後十八年內，也沒有豎立甚麼聖殿根基。此事很令我們尊敬先知的人失望，然而我們必須清楚這是事實，就是以賽亞第二的演講當時沒有結果。拋開他那些高尚的理想，連順從他的話而歸國這件事，猶太人都沒作到。『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

，從迦勒底人中脫逃。〔賽四十八章廿節〕自然我們不否認也許曾有少數人回了猶太，也許就是這少數回國的猶太人，感動了猶太居民，使他們大膽建築聖殿。有四個人名特別與此事有關係：哈該和撒迦利亞是先知，他們勸他們修造聖殿；所羅巴伯是省長，約蘇亞是大祭司。這四個人中或者有的生在巴比倫，我們不得而知——所羅巴伯的名字一定含着與巴比倫相關的意義——但是哈該所勸的那些百姓，全是本地生人，並非被擄歸回的。

主前五百二十年，即大利烏第一繼波斯王位的次年，哈該纔提倡修聖殿。百姓說爲這樣的時機還沒來到，他對這一點給一個不可駁辯的回答；說他們自己都住着天花板的屋子。他說，他們的貧窮，乃是由於聖殿的荒廢。他說：『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爲甚麼呢？因爲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願自己的房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所以爲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產。我命乾旱臨到地土，山岡



、五穀、新酒、和油、並地上的出產、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勞碌得來的。現在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華的殿沒有一塊石頭繫在石頭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來到穀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來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們手下的各樣工作上，我以旱、風、霉爛、冰雹、攻擊你們。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從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日子。倉裏有穀種麼？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都沒有結果子，從今日起，我必賜福與你們。」（哈該一章八至十一節二章十五至十九節）這個演講立時見了效果，不出一個月，這個工程便在所羅巴伯和約瑟亞領導之下實行動工，而且百姓也熱心合作。惟一阻礙的事，就是怕新聖殿趕不上所羅門聖殿那樣宏大，因此，在工作進行一月後，哈該又勉勵他們說：「你們中間存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現在你們看着如何？豈不在眼中看如無有嗎？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

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哈該二章三至四節·九節）在這個演講之後，不久，撒迦利亞也定志用力幫助這一方面。他第一次演講，說：『萬君之王說，你們若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這個演講一定被聽衆滿意的接受了，因為他們都努力建築，已經實行他要他們所作的。

正當此時，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此事給猶太人一個表示大量的機會，就是以賽亞第二所希望的。這個機會，正是美國詩人魯肅詩中所說的那些機會中的一個『每人或國，此真理與虛假爭戰的時候，只有一個機會決定從善或從惡。選擇的機會，一去不返』。撒馬利亞人來問猶太人，他們可否加入建造，因為他們與猶太人一樣尋求這位同一的上帝。撒馬利亞人係以色列人的子孫，這些以色列人在未被擄前，曾建立北部的以色列王國。在撒馬利亞城被亞述毀滅的時候，有一些外邦人曾徙居此地，並與以色列人通婚。他們所生的兒女就是撒馬利亞人，然而他們主要的根源還是以色列，並且保存着一切以

以色列的遺傳，其中包括敬拜雅威他們祖先的上帝。有一點他們與他們被擄以前的先祖不同，並且超過先祖，就是拋棄以金牛犢當作耶和華像拜的那件事，這事是古年在伯特利嘗行過的。可惜有一個不良的遺傳被各代保存着，就是北以色列國與南猶太國間舊日嫉恨的感情。南國人藉着一個口實把這種忌恨的感情發洩了，就是撒馬利亞人少有，或說沒有以色列的骨血，並且他們的遺俗和宗教都是外邦的——這是南國人在列王紀下十七章寫的。聖殿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光景，使撒馬利亞人想到所羅門的時候，一切以色列人都都在一個聖所禮拜。在這個時候，不論怎樣支派間的忌恨被他們忘記了，所以來到耶路撒冷，請求使他們在建殿的事上有分，正如以上所念的。現在是猶太人勝過舊日支派間忌恨與歡迎那些人加入雅威宗教的絕妙時機。現在是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宣告撒馬利亞人之請求爲成全以賽亞第二預言的機會：『他們將跪在神面前說，上帝實在與你同在。』但是，哈該與撒迦利亞不像昔日的先知，就如以賽亞、耶利米、等，抱定真理，不怕國王和百姓。哈該和撒迦利亞是用軟弱材料所造的，他們愛隨從勝過愛領導。預言的能

力在他們身上正在衰亡。繼續他們的幾位先知和他們一樣軟弱，於是，預言乃完全停止。哈該的外交手腕勝過他的先知感力。他知道大眾的意思要拒絕撒馬利亞人的貢獻，但是，他必須有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去解釋一些能有的疑問，他和祭司們商量說：『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這衣襟挨着餅，或湯，或酒，或油，或別的食物，便算爲聖麼？祭司說，不算爲聖。哈該又說，若有人因摸死屍染了污穢，然後挨着這些物的那一樣，這物算污穢麼？祭司說，必算污穢。』（哈該二章十二至十三節）任何明白律法的人都知道祭司第一次的回答是錯誤的，因爲按着利未記六章二十七節的話每一件挨着贖罪祭肉的東西都變爲聖潔，連彈在挨着聖肉之衣襟上的水也爲聖潔。雖然利未記那時還未公布，但是這個律法一定不是新的，祭司們不能不知道。他們爲甚麼給一個假的判斷呢？因爲他們確實知道哈該正在問他們如果污穢的撒馬利亞人踐踏聖殿的院子，將如何呢？這個回答實在是說假使撒馬利亞人在此工作與禮拜，一定要沾污聖殿。哈該立刻得到結論，並且引用祭司的斷語對百姓說：『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們手下的各樣

工作都是如此，他們所要獻的是不潔的。』(哈該二章十四節)他未明明將『這民，這國』等輕侮的名號加給撒馬利亞人，然而也許他用向北一指，就足以表明他所諷刺的是甚麼人。猶太人滿意了，他們支派間的忌恨得着先知和祭司的嘉許。但是有一個人是必須考慮的，就是省長所羅巴伯。他也許不願意作一種能引起撒馬利亞和耶路撒冷間仇恨的事，因為這樣事他必須向波斯王陳明。哈該很明白怎樣勸所羅巴伯，不必顯慮這樣的懼怕；他預言列國將要毀滅，而所羅巴伯將爲彌賽亞，主的僕人，他所揀選的。『你要告訴猶太省長所羅巴伯說，我必震動天地，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邦的勢力，並傾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必跌倒，騎馬的敗落，各人被弟兄的刀所殺。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阿，到那日，我必以你爲印，因爲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哈該書二章廿一至廿三節)這是可能的，因爲按着歷代志上三章十七節後的遺傳說，所羅巴伯是大衛的後裔，如果此事屬實，這段話就可視爲彌賽亞的預言。哈該又得着撒迦利亞的贊助，撒迦利亞用一種相似的預言去勉勵所羅巴伯，他用另一

種關於賽亞的稱號稱他爲「枝子」。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爲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歸與這殿。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來了。」（撒迦利亞四章六至九節）

「看哪，那名稱爲大衛苗裔的，他要在本處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撒六章十二節）所羅巴伯關於此事結局所能有的一切恐懼，都被這種熱烈的應許所平息了，因爲我們看見一封回覆撒馬利亞人的公函上署着省長所羅巴伯和大祭司約書亞並各支派首領的名字。「我們建造上帝的殿，與你們無干，我們自己爲以色列的上帝協力建殿，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以斯拉四章三節）這樣輕侮的信，難免不引起收信人的憤怒。有些撒馬利亞人是這般的憤怒，以至立時要控猶太人於全泊勒斯汀總督他太尼，使這工程立時停止。幸而他太尼沒十分注意他們的控訴，他一方面向波斯王請示，同時，也

容工作繼續進行。他上稟於波斯王，不久得到王的回書，內附一諭旨，准許他們重建聖殿。當時那些更富於宗教思想的撒馬利亞人，就是誠心要加入猶太禮拜的人，曾多次努力調和。這些調和事工中，最可注意的，是一位撒馬利亞先知的演講。他的話被人在一部載着以賽亞名字的文集中發現（賽六十三至六十四章），以下這幾段是他演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題起他的慈愛和美德，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他說，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虛假的子民。這樣，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他們在一切苦難中，他也同受苦難；並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他以慈愛和憐恤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護他們。』（賽六十三章七至九節）『求你從天上垂顧，從你聖潔榮耀的居所觀看。你的熱心和你大能的作爲在那裏呢？你愛慕的心腸和憐憫向我們止住了。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你卻是我們的父。耶和華阿，你是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名稱爲我的救贖主。耶和華阿，你爲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使我們心裏剛硬不敬畏你

呢？你爲你僕人，爲你產業支派的緣故轉回來。你的聖民不過暫時得這產業。我們的敵人已經踐踏你的聖所。我們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稱你名下的人。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賽六十三章十五節至六十四章一節）「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並且無人求告你的名，無人奮力抓住你；原來你掩面不顧我們，使我們因罪孽消化。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鑿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遠紀念罪孽。求你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姓。你的聖邑變爲曠野，錫安變爲曠野，耶路撒冷成爲荒場。我們聖潔華美的殿，就是我們列祖贊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燒。我們所羨慕的美地，盡都荒廢。耶和華阿，有這些事，你還忍得住嗎？你仍靜默使我們深受苦難麼？」（賽六十四章六至十二節）此時在撒馬利亞寫的一篇詩，表明他們何等懇切在上帝面前呼求：「領約瑟如領羊羣之以色列牧者阿，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哩路上的阿，求你發出光來。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



施展你的大能，來救我們。上帝阿，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詩八十篇一至三節）他們也曾試用友誼的方式與猶太人辯論。有一組代表——大約是撒馬利亞人——從伯特利去耶路撒冷，說明自從前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滅，他們就爲這個慘案禁食追悼。這是他們關心耶路撒冷聖殿的充分證據。但是他們所得的回答，不過撒迦利亞的幾句譏諷話；他想他們的守節和禁食多爲恭敬別的神和尋求自己的快樂，沒有敬拜雅威的意思（撒七八章）。此時在猶太人中，似乎沒有人對撒馬利亞人渴慕宗教的熱心表示同情。但是實際上卻有一位，他的著作在以賽亞六十五至六十六章內可以找到。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他很有以賽亞第二的精神，以致令我們想他是二十年前在巴比倫說預言的以賽亞第二，現在又回到猶太對百姓作最後的呼求。他先對拜偶像的人演講說：上帝正向他們伸着他的膀臂，等他們從差路回轉就接收他們。『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爲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裏。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們隨自己的意見行不善之道。這百姓時

常常面惹我發怒，在園中獻祭，在壇上燒香。在墳墓間坐着，在隱密處住宿，吃豬肉，他們器皿中有可憎之物作的湯。且對人說，你站開不要接近我，因為我比你聖潔。主說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燒着的火。」（賽六十五章一至五節）不久，他又轉向敬拜雅威的人，論到所餘剩之忠心人的前途，「耶和華如此說，葡萄中尋得新酒，人就說不要毀壞，因為福在其中。我因我僕人的緣故，也必照樣而行，不將他們全然毀滅。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太中領出承受我衆山的。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僕人在那裏居住。」（賽六十五章八至九節）此後，他又宣布拜偶像而不悔改之人的滅亡。「但你們這些離棄耶和華，忘記我的聖山，給時運擺筵席，給天命盛滿調和酒的。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殺。因為我呼喚，你們沒有答應，我說話，你們沒有聽從。反倒行我眼中看爲惡的，揀選我所不喜悅的。」（賽六十五章十一至十二節）「你們必留下自己的名爲我選民指着賭咒。主耶和華必殺你們，另起別名稱呼他的僕人。這樣在地上爲自己求福的，必憑真實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實的神起誓，因為從前的患難已經

忘記，也從我眼前隱藏了。」（賽六十五章十五至十六節）再次，他又向真實拜神的人宣布耶路撒冷將來的光榮與平安。「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爲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爲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百姓快樂，其中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賽六十五章十七至十九節）「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賽六十五章廿二節）他既已表明不與異教妥協，就又轉向負責建築聖殿的猶太領袖，警戒他們說，那至高者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內，一種沒有痛悔之心的禮拜與拜偶像人的禮節一樣不被悅納。「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爲我造何等的殿宇。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假冒爲善的宰牛，好像殺人。獻羊羔，好像打折狗項，獻貢物，好像豬血，燒乳香，好像稱頌偶像。這等人揀選自己的道路，心裏

喜悅行可憎惡的事。我也必揀選迷惑他們的事，使他們所懼怕的臨到他們，因為我呼喚，無人答應；我說話，他們不聽從，反倒行我眼中看為惡的，揀選我所不喜悅的。」（賽六十六章一至四節）末後，他又轉向撒馬利亞人，他們是真正拜神者，猶太人曾藉口榮耀雅威，把他們開除教會。先知安慰他們，並且應許在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為她悲哀的人，將來必要快樂。「你們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當聽他的話，你們的弟兄，就是恨惡你們。因我名趕出你們的，曾說願耶和華得榮耀，使我們得見你們的喜樂，但蒙羞的究竟是他們。有喧嘩的聲音出自城中，有聲音出於殿中，是耶和華向仇敵施行報應的聲音。」（賽六十五章五至六節）「你們愛慕耶路撒冷的，都要與他一同歡喜快樂。你們為他悲哀的，都要與他一同樂上加樂。使你們在他安慰的懷中吃奶得飽。使他們得他豐盛的榮耀，猶如擠奶，滿心喜樂。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他，如同漲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受你們必蒙抱在肋旁，搖弄在膝上。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們看見，就心中快樂，你

們的骨頭必得滋潤，像嫩草一樣，而且耶和華的手向他僕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敵發惱恨。」（賽六十六章十至十四節）這個預言的結尾，是一張萬邦同赴耶路撒冷朝拜的偉大圖畫。」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我要顯神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我要差到列國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得、和士巴、雅完、並素來沒有聽見我名聲，沒有看見我榮耀遼遠的海島。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驢，或騎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峯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作為貢物，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我也必從他們中間取人為祭司，為利未人。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賽六十六章十八至廿二節）按着我們所知道的，這位偉人的言論並未被接納。聖殿造完了，撒馬利亞人卻被關在外面。猶太教便開始從屬靈的宗教墜落為儀式的崇拜。因為要保存拜雅威為他們一族獨有的宗教，他們便剝奪了牠的生長能力；

正如一個園丁從樹上剪斷了牠所生的一切綠葉。

## 第二章 他們如何建築城牆（主前四四四年）

聖殿完工之後，猶太歷史又閉幕了，直到七十年後始行重開。這已過的七十年內，大約與普通所說徒流的七十年一樣的多事。徒流期內的寂靜既爲以賽亞第二的演講所驚破，照樣從主前五二〇年至四五〇年的寂靜，也被另一位無名的作家的言論所振醒，對於這位無名作家，我們可以稱他爲以賽亞第三。他的作品可以在以賽亞四十九章十四節至五十章三節與五十八章至六十三章六節內找到。徒流期內寂靜的被驚破，是由於以賽亞第二高呼上帝爲榮耀自己將來必要釋放。末後這個時期，寂靜的被驚醒，乃因以賽亞第三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呼聲。這樣的對比，是極有意思的，因爲按以賽亞第二看政治變動，是要成全上帝意旨；但以賽亞第三，則利用上帝的恩惠去促進以色列政治上的目的。自然這樣比較是極不公平的，因爲按我們所知道的，以賽亞第二實在超過他同代的人

。如果我們要把主前四五〇年與五二〇年的精神作一個正確的比較，倒不如將以賽亞第三和哈該及撒迦利亞相比，也許更較公平。但是，這樣比較也不大明顯，因為這兩個時代的信仰都倚靠石頭和泥土。其中惟一不同之點，就是五二〇時對於石頭和泥土的用處更多迷信。因為那時他們想，建造一所精美的聖殿，必蒙上帝悅納，且賜以豐年。但在四五〇年，他們把石頭用到更實用的工程上，就是修城備敵。以高等的宗教眼光來看，這兩種態度無一可取。但為免除太輕視當時的先知，我們必須記住以賽亞第三和撒迦利亞都講過一些關於社會道德的佳美訓誨。然而凡讀過舊約的人，都能看透以色列人的道德不是自己長成的，乃是高上宗教的果實。古年的先知，如：以賽亞、彌迦、阿摩斯、等，他們的道德訓誨，曾振動過猶太山和撒馬利亞；不過，在他們裏面，都有燃着的上帝靈火。那些後代先知，如：哈該、撒迦利亞、和以賽亞第三，也傳述他們前人的道德訓誨，然而缺少那種靈火，所以沒有那樣震動力。當時的一位詩人，曾大膽的說：『不再有先知』（詩七十篇）連以賽亞第三也覺得百姓中缺乏領袖。（賽六十三章五節六十

九章十六節）在以賽亞第三的作品中，也有些美麗的段落，其中最美的一段是六十一章頭兩節，就是我們救主在拿撒勒會堂所念的。『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消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賽六十一章一二節）這個理想是從以賽亞第二在以賽亞四十二章一至七節的詩中採來的，可惜他沒提以色列是照耀外邦的光。自然這是特意的遺漏，因為以賽亞第三在對待外邦人的態度上，否認以賽亞第二的理想。據以賽亞第三看，異教徒必居次等地位，也必在以色列之下。『那時，外邦人必起來牧放你們的羊羣，外邦人必作你們耕種田地的，修理葡萄園的。』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我曾發怒擊打你，現今卻施恩憐憫你。』列王必作你的養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他們必將臉伏地，向你下拜，並餵你脚上塵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華，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賽六十一章五節，六十章十節，四十九章廿三節）為原諒這樣的態度起見，我們可以說，以賽亞第二的理想總沒



見諸實行，因為那時以色列正在徒流之中；但以賽亞第三則必面對實際問題，就是他們那樣對待外邦人的態度，對於他們國家的安全能生何等影響。這種政治上的改變，從地理的形勢上即可明瞭。以賽亞第二確曾默想猶太人從巴比倫以外的地方歸回，但是他的目光卻注定在巴比倫。然而以賽亞第三卻注定西方的大海。他希望外邦人從阿拉伯來貢獻財帛，但是不希望猶太人從東方回來；對於巴比倫完全不提。他所最高興的事，是猶太人像小說中所說的樣子，從遠方帶回財寶來。『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賽六十章五節）『衆海島必等候我，首先的是他施的船隻，將你的衆子，連他們的金銀從遠方一同帶來，都爲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又爲以色列的聖者。』『你也必吃萬國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們必吃用列國的財物，因得他們的榮耀自誇。』（賽六十章九及十六節六十一章六節）末後所引的這一段，似乎故意反對六十六章十至十一節的意見；在那段裏說，耶路撒冷的朋友都被請來慶祝耶路撒冷的興隆。『你們愛慕耶路撒冷的，都要與他一同歡喜快樂，你們爲他悲哀的，都要與他一同

樂上加樂。使你們在他安慰的杯中吃奶得飽。使他們得他豐盛的榮耀，猶如擠奶滿心喜樂。」

第一次試行恢復城牆，城門必是以賽亞第三演講的效果。此城是尼布甲尼撒時毀壞的。但是，除了被敵人攻擊的時候以外，城牆是無用的，所以每逢一國在平安的時候要鞏固他的京城，他的鄰邦立刻就要調查眼前有何等備戰的計劃。也常有一種揣測，就是想那些建築者是有意挑起侵略的戰爭，並且正在預備退卻的保障，以備戰敗時需用。耶路撒冷城的修造，自然立刻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因為猶太當時係一屬國。一則他們是波斯帝國的一部，二則他們多少是在撒馬利亞政權之下。首先吃驚的是駐在撒馬利亞的波斯官吏。他們想，耶路撒冷重修的頭一個動機，是要從撒馬利亞控治下得自由，他們很容易以重修耶路撒冷為背叛波斯帝國政權的理由上告於波斯王。以斯拉四章七至廿三節有一個報告，說明撒馬利亞官吏如何稟報波斯王亞達薛西第一，也從王請得阻止這樣工程的權柄。從尼希米第一章內，我們更多明白一些關於重修城牆失敗的事情。我們看見

有一封致尼希米的信，提到城牆推倒和城門被焚的事。這必是撒馬利亞官吏迫令停工的強橫方法。尼希米聽見工程失敗的消息，心中充滿憂憤，並且決定自己親身再度試行建造。尼希米的爲人，極其聰敏，他不提禁止修城的命令，只向王（就是他所臣事的）請求許他回去恢復他祖宗墓廬所在的城邑。一種係念祖宗城邑的情感與樂觀其復興的欲望，和鼓動叛變之威嚇，是極不相同的事體。王批准了他的請求，並且，按着我們此後所要念的信息說，派他爲耶路撒冷的省長。這事極關重要，因爲尼希米作了耶路撒冷的省長，就與撒馬利亞的省長立在平等的地位，二人同在敘利亞和泊勒司汀總督權下，這位總督的公署大約在大馬色或阿拉坡。在尼希米未到之前，似乎耶路撒冷沒有省長，其職務由撒馬利亞省長撒八拉兼攝。此點也可講明撒八拉對於尼希米到任，爲何那樣憤恨。我們沒有理由去推想尼希米與撒八拉間有甚麼宗教問題上的衝突，從後者的兒子（司利米亞和第來亞）的名字上，就可證明他們是拜雅威的。撒八拉的反抗，是很自然的，當他聽見要修城的時候，他便告他背叛波斯王，然而尼希米自覺地位十分穩固，對於這個工

程又有王的文書，所以他沒有懼怕撒八拉的理由，所以他很嚴厲吩咐他和他的部屬退出那城，說：『你們在耶路撒冷沒有財產，沒有主權，也沒有公民憑證。』修造城牆的故事，實在是有志者事竟成的極好實例。如果當時沒有這樣領袖，很容易使這工程停止。撒八拉一遇到尼希米的競爭，他的能力和奸計便都不足用了。明着派兵攻打，背後忽然的襲擊，或以背叛的罪狀上告，或以暗殺相威嚇，或詐請赴會——這一切都挨次試用了，全然無效。在那些外來的困難之外，尼希米又有許多必須勝過的困難，就是工人的缺少，工人身體的軟弱，以及前次失敗的灰心。百姓一手執劍，一手持着泥刀，以及以色列領袖們共同參加這樣苦工的情形，表現一種新精神，這是省長尼希米所輸入的。因為城牆的修復，和向百姓輸入了愛國精神，他不但從撒馬利亞得到獨立，也為猶太人在列邦中取得一種新榮譽。自此以後，撒馬利亞的政權逐漸衰亡，猶太的政權日見增高。後八十西拉對於此事的評語最為恰當：『尼希米的紀念品極其偉大；他為我們豎起已倒的城垣，按好了門和門閂，又為我們重新建立家庭。』（八十西拉智訓四十九章十三節）

對於我們今日看社會改良重於政治變化的人說，尼希米在這方面的工作，比他將耶路撒冷從撒馬利亞政權釋放出來的興味更濃，他對於當時社會盛行的惡習，大加改革。其中最急待改良的，就是猶太人因為缺乏愛國情緒，以致在他們貧苦同胞的身上取利，又使他們的子女爲奴。尼希米曾用私財將在外邦人手下爲奴的猶太人贖回一些；但是，最令他討厭的，就是他發現那先使這些人爲奴的乃是猶太人。及至奸惡判明之後，一種全國皆弟兄的新思想興起，便可阻止此種罪惡的再生。城牆既已修復，於是爲防守耶路撒冷必須有更多的居民，尼希米勸一些首領人先移居城內，同時，便有其他人家贊成用抽籤法，每十家中抽出一家遷居城內。從前曾有一部人居在城內，就是利未人。他們全靠着十分之一捐項生活，這種捐款係從各鄉收集，然後送到耶路撒冷；但是，在尼希米未到任之前，因爲政府的不穩定，對於十分之一捐項的收納多有疏忽，以致使利未人離開城市到鄉村靠着耕田度日。重訂十分之一捐項的習慣，必有些困難，大約在尼希米二次執政之前，沒有實行這樣的改革。他住了十二年，又回波斯，到他再回耶路撒冷的時候，他

看見聖殿內專爲收十分之一捐的屋子，已被一個外邦人多比佔用，此事也得大祭司的默許。他發現此事之後，不但將犯法的亞瑪利人逐出，又重立十分之一捐款的規律。並與和外人訂約的事，加上一番打擊。最奇怪的，就是這兩樣罪惡。也是先知馬拉基所斥責的。他責備猶太人離棄他們本國的妻子，而且他們所以這樣行，大概是因爲喜愛外國的妻子。馬拉基書的時期不很確定，但是，寫此書的時期，必與尼希米的時期相近，也許在尼希米未來之前不多的時候。守安息日的事——尼希米所注重的——在馬拉基內雖然沒有提過，但此事與馬拉基所最感興味的宗教形式，確是如出一轍。關於離婚的問題，在尼希米時未完全解決，所以到以斯拉時又重新辦理。有一個明顯的例子，被尼希米發現，就是大祭司以利亞實的孫子娶了撒馬利亞省長撒八拉的女兒爲妻。此事顯明當時的思想距以賽亞第二的思想何等遙遠，這樣的事足以使這兩個拜雅威的團體聯結的更堅固。但按當時人的思想，以爲這樣作，最得罪耶和華，也是污辱祭司的職分。尼希米並不是祭司，但是，在祭司與先知的長期競爭中，他卻全心幫助祭司這方面。就在此時，

祭司在以色列中的權威堅固的立定了，先知的地位便實行消滅。連馬拉基雖然他的書列在先知書中，也富於祭司的精神。

#### 第四章 律法的得勝（約當主前四百年）

尼希米第一次執政的時期，是從主前四四四年至四三二年。他第二次執政，許是在主前四三〇年。按着聖經的記載，在斯拉未到之前，應當有一個較長的間斷時期；這個時期許有三十年或近乎三十年。最奇怪的是關於本時期的事，我們在聖經以外還有兩個來源不同的消息。它不但加添一些故事，對於解釋此期內的重要運動，也給相當的幫助。第一而且重要的消息，來源乃是一個亞拉梅話的蘆紙公文；發現在泥羅河王阿蘇安地的伊立芬汀島，其內容係關於此島上猶太聖殿的事。在此地的猶太僑民曾有一所聖殿，此殿至少保存了一百年之久，大約自耶利米時便已存在。於主前四百一十年因見僧於埃及及祭司，乃被拆毀；我們所說的這件公文，就是關於猶太人謀求重建此殿的事。在此蘆

紙公文上，常稱此殿爲耶雅威的殿，但在殿的眼簿內卻提一些別神的名字，雖然有多數猶太人的名字與雅威有關係，但那些名字中，也有些表現與其他神有關係的。此事很可令人想起以前雅威的獨尊性未被普遍承認時的光景，所以在這個僻遠的地方還保存多神教遺迹，此教在古以色列人中盛行。雖然如此，他們仍看自己是奉正教的猶太人；並在遭難的日子給耶路撒冷省長巴谷海和大祭司約哈難及他的同僚們寫信。他們所發的信都沒得着答覆。若我們能研究出來這種未得回書的緣由，也是很有趣味的事；也許是由於郵遞有誤，也許因爲耶路撒冷的政教領袖不願幫助伊立芬汀島的事工？但接着信上的意思，似乎他們所要求的不是錢財的援助，也不是建築權的許可；乃是請猶太官吏向埃及官吏保證他們在伊立芬汀島的崇拜確是猶太人的風俗。在第一次信失敗之後二年，他們又寫信分呈撒馬利亞和耶路撒冷的民政長官。前者係呈與撒八拉的兒子第來亞和示利米亞，後者乃呈與巴谷海。此事對於我們極關重要，因爲藉牠可以表明在那些僑民眼中耶路撒冷和撒馬利亞這兩個宗教中心是在平等的地位。在這兩處所奉的宗教中，只有一個是



真的，那種意見永沒輸入他們的腦海。較此更奇的事，就是古書中記着這兩位首領——第來亞和巴谷海會連名發出一封回信，准許他們重建聖殿、焚香、獻面祭；但信中沒提燔祭，似乎他們不許他們獻火焚祭。雖然當時尼希米看撒馬利亞人爲外邦人，這個意見一定是耶路撒冷祭司們意見的反射；但這兩地的省長卻能在一種政策上同心，就如許可伊立芬汀的事。再者，猶太省長的行動也不是與耶路撒冷的祭司們相抵觸，因爲在主前四一九年以前曾有一封寫給伊立芬汀猶太人的信，教訓他們遵守逾越節；如果那些破碎蘆紙公文的複製稿能確定這些教訓是耶路撒冷祭司們發出的，則這些祭司們必多少與伊立芬汀有些友誼的往還。

第二個消息的來源，就是約瑟夫，他述說一件關係大祭司約哈難的悲慘故事。此事必是主前四〇四以後幾年發生的，因爲約瑟夫將它列在亞達薛西的時代。巴谷斯 (Bacros) —— 一定就是我們在伊立芬汀文書內所常提的巴谷海 (Bacchi) —— 會應許立約哈難的兄弟耶孫繼他爲大祭司，這種消息傳到大祭司約哈難耳中，他便在聖殿內殺了他兄弟

耶孫。巴谷海爲這件慘案自然向猶太人加上很嚴的刑罰。這個慘案是極可注意的，因爲藉此可顯明在祭司聖職內參入多少世俗的精神，也證明政教兩領袖間已發生衝突。這些事告訴我們許多關於耶路撒冷的光景，也幫助我們明瞭此後兩三年以斯拉所要進入的風氣。在我們的聖經內，以斯拉與尼希米同在亞達薛西第一的時代出現。似乎以斯拉與尼希米書的編輯者所用的史料只說以斯拉是在亞達薛西任內來的，而編書者便以同一名號的第一位王當作第二位王。人們對於以斯拉與尼希米同時在耶路撒冷，久已感到歷史上的困難。從與他們同代的大祭司的世系上，就可證明以斯拉的時代係在尼希米之後；而且與以斯拉同時之大祭司約哈難的時代也爲當時的另一封蘆紙信所證實。參看書後的年表便知。

以斯拉是一種特別令人驚奇的人物，這樣人，我們在教會史內和現代都能遇見。人民對於以斯拉的普通印象，必以爲他是性格堅強在信仰上有穩固根底的人。但事實上，他與其他他同類的人一樣，都倚靠有形質的兵器，而隱藏自己信仰上的弱點（這是事

實)。他很爽直的承認他未十分信靠上帝能做他們去泊勒司汀之團體的保護者，他甯願請求一隊武裝的衛兵；但他沒有顏面這樣求，因為他曾在王前自誇上帝是他的保護者。在他於耶路撒冷所行的諸事中，也可看到與此相同的性格。一個比他更誠實的宗教家，當時必藉着培植輿論和啓迪人民宗教理想的方式去改良社會的罪惡，但以斯拉因為對於宗教的能力沒有充分的信仰，或者對於這樣遲緩的改良，沒有充足的耐性，所以他願用法律的力量迫人歸正。他對於與外族通婚，就是尼希米所系念的那個問題，辦理的十分嚴厲。最不幸的，就是以斯拉工作的最早記錄，曾被以斯拉和尼希米書的編輯者加上很大的刪改，這位編輯者，又是最贊成以斯拉的人。關於以斯拉書所託波斯王對於以斯拉工作的幫忙，我們難免看見一些誇大的話；爲以斯拉的緣故，我們希望這個偉大的離婚數目，是一種誇大的說法。按這位編輯者看強迫一切與外族訂婚的人，將他們的妻子兒女送回本國，許是一位勇士的公正；但對於我們實在是一份最恨心的頑固。除了關於此事的詳細記載外，此書對於以斯拉其他事工，也有充分的記述，表明他在一件極影響猶太將來歷

史之事上的策動。我們知道他會留心使他從巴比倫所帶來的人中包含一些利未人和其他在聖殿內服務的人。這些人係從巴比倫不著名的聖所內領來的，此聖所的名字，巴比倫人稱爲卡細腓。他藉着這些人和耶路撒冷祭司們的助幫，便開始施行儀文式的律法。在被擄到巴比倫之前，已經有人將先祖的故事編輯成書，他們編此書的動機，不只是由於考古學上的興味，也是要作爲法律的底稿；有一派作家曾另加添一部正式法典，特別是在申命記內。這部法典直到以斯拉的時代，仍舊是正式的法典，雖然忽略的人也許比遵守的人更多，再者，他吩咐人守住棚節的命令，和他爲民所訂的盟約，也都是根據申命記的律法。但自申命記寫定之後，社會情形已有很大的改變，編纂新法典的時機已到。關於十分之一捐項的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按着舊律法每家必將田地出產的十分之一帶到耶路撒冷，他們用這些捐項在此過節，守城門的利未人也和他們一同吃喝。另外又預備一個特殊的規條，如果某人離耶路撒冷太遠，他們可以把貢物變賣了，然後用所得的價銀買新鮮食品，預備在耶路撒冷過節。每逢第三年必將十分之一貢品中的一部分當作濟貧的

費用，在每鄉村內幫助利未人、異鄉人、和孤兒寡婦。但自從定耶路撒冷爲拜神中心以後，利未人都遷居耶路撒冷城內，所以將十分之一捐項帶到聖殿，獻給此地的利未人（祭司在內）便成爲風氣。這個辦法，大約是在尼希米、以斯拉、和馬拉基、時代所施行的，但因十分之一捐款常被入忽略，利未人不得不離開城市，到鄉間謀生。所以復興古時利未人倚靠與他同住的人家生活的規矩是無問題的；以斯拉的改革，就是使收集十分之一捐款的事更有效驗，使利未人再回到耶路撒冷居住。以斯拉將收集十分之一捐款的方法改變了多少，我們無從得知，但是過了七十五年之後，當歷代志、尼希米、以斯拉、諸書編訂的時候，所通行的規例，乃是利未人同着一位祭司遊行各村，將十分之一捐項收齊，再送到耶路撒冷，利未人自己留下十分之九，將剩下的小>十分之一交與祭司，當時都承認祭司地位高於利未人。這個例子表明社會如何改變，法律也必隨着更改，至主前第四世紀，這些新律法乃編成祭司法典。以前人都想以斯拉就是祭司法典的編訂者，對於此事，我們沒有證據，因爲他所作的事，都是依據早年的法律，然而無論這個法典是否他親

手編訂，我們十分知道舊約最末級法律的制定，是因爲他的影響，大約是出於他親密弟子們的手筆。祭司法典會否有過單行本，是很可懷疑的。按着我們現在所有的祭司法律，乃是摩西五經組織中的重要部分；而一切古年的法律，也編在五經之內，就如一位建築家常將舊建築物上的雕刻石塊用到新建造物上。這個建築的結果，就是摩西五經，此書的完成，據我們看，是在主前第四世紀，希伯來歷代的思想、習慣、法律、都在此書中反映出來，也可以說，至少是他們五百年內的文化史綱。法典的編輯和五經的完成，大概超過了斯拉起初的計劃，在此多年之前，耶利米曾教訓他們宗教是內心的事，他也希望將來有一個時期，人們都在內心認識上帝，且遵守在他們心內所銘刻的法律。使人遵守字面上的律法是比較容易的，斯拉就選了這條較易的道路，他沒想到這樣作，足使人們少用自己的知識去體認上帝。斯拉的工作，按我們今日生在法治國家內的人冷眼看來，似乎是邁向文化的路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按五經內所記的猶太律法與近代法律根本不同。近代法律是人與人之間行爲上的關係，乃是人類羣居的共同契約，並且能

隨時刪改以適應新環境，猶太人承認他們的法律是上帝意旨的完全表現，在其中不但包含人與人的關係，更有人與上帝的關係。猶太律法既然是上帝向人發表的完全意旨，所以牠是不能更改的，在其中沒留下甚麼空地，使先知發表上帝的新消息，或關於上帝性格的新啓示；在其中臨時規條和永久法律也沒有區別，若是人民遇見法律上沒有規定的事，也沒有自決的機會。在回教法典內也能看見與此相似的例子，他們的神聖法律，在理論上應當約束每一個生在任何國、任何世紀、的回教徒，去隨從一種適於穆罕默德時之亞拉伯人的風俗，自此以後，猶太人信仰聖經——摩西的律法——過於信仰上帝。妄想上帝的意旨都包括在書內，差不多與妄想偶像能確實代表神，一樣的危險。內心的宗教，與上帝交通都成了極端困難的事。若有人要求講論上帝的事，他就要碰着這樣的詰問：『這是書內的嗎？若是書中有，就不必再論，若是沒有，所論的便不實在。』以色列已往的光榮，都在一切相繼承的先知，他們都是與活上帝相交往的人。真實宗教的精神並沒全死，若是我們的故事繼續下去，就能看見真實的宗教已被迫穿上一件奇怪的外衣，此時

猶太全國都同心用法律的桎梏去束縛自己。

## 第五章 希臘思想的侵入

主前第四紀，人們眼望着波斯帝國的瓦解；泊勒司汀必常遭往來軍旅的騷擾。猶太人住在比較隱僻的山地，所以雖在亂世，也能從容完成他們的法典，因此，我們也不必驚異他們爲甚麼沒得機會寫當時的歷史。大概有一些詩篇是此時寫的，但是確定詩篇產生的時期，是一件難事。約當四世紀中葉，所有一切附屬的民族，一致向波斯王反抗。那最驕傲的西頓城會遭過極可怕的命運；這城的居民甯願燒毀他們頭頂的房屋，也不肯落到奧克斯手內。我們不知道猶太人曾否捲入這次叛亂的漩渦，但是希臘歷史家，卻爲我們保存了一件事實，就是奧克斯當時會將一些猶太人移殖於客司賓海附近。此後不多年，波斯帝國便在大亞力山大的得勝軍面前衰亡，當時濱海的城邑又遭了很可怕的苦難；推羅被包圍七個月乃被攻破，城內居民，或被殺，或被賣爲奴隸。在圍攻推羅的時候



，亞力山大曾向耶路撒冷大祭司亞多亞求援，他因為立誓忠於波斯王的緣故，竟拒絕這樣請求。這樣的拒絕，自然要引來嚴重的懲罰；然而不知猶太人用了甚麼方法竟得着戰勝者的諒解——按約瑟夫的記載，說亞力山大因為看見大祭司同衆祭司們穿着禮服整隊歡迎他的光景受了感動——禍患乃得脫免。撒馬利亞人曾幫助過亞力山大，因此，准許他們在基利新山造聖殿，以爲此事的酬報。撒馬利亞與猶太正式分裂的時期，可以從此事算起。按着我們以上所念的摩西五經此時已經完成，所以撒馬利亞人在此次分裂之前，已接受此書；舊約中其餘諸書此時尙未被視爲聖經，並且永未被撒馬利亞人接收。

直到此時，泊勒司汀周圍列國的戰爭，猶太總不大受攪擾，泊勒司汀大路上軍旅的往來，米基多平原的馳戰，大概總未遠離大路，去干涉那住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山地的特性民族。連尼布甲尼撒毀滅耶路撒冷的事，對於猶太人的生活攪擾，也並不像我們平日所想的那樣利害；更奇怪的，就是在這兩世紀內（主前五三八至三三三B.C.）猶太雖係波斯帝國的一部，但是少有波斯文化的印象。希臘的大侵略卻與此相反。亞洲西部沒

有剩下一處未受亞力山大東征的影響。直到那時爲止，以前全是東方專制君王的互相更迭，然而這次的新侵略，乃是一種異樣文化的衝入，這個文化是以哲學爲根底的，也是建立在城市生活上的。這個侵略只有此後九百年的亞拉伯的侵略可以與他相比。亞拉伯的軍隊是藉着宗教力量的團結，這種團結的軍隊也幾乎將與亞拉伯帝國面積相等地方歸在一個統一政府之下，作亞力山大的臣民。亞力山大的軍隊沒有像回教那樣的力量當作團結的工具，所以在亞力山大夭折之後，便沒人能使東自印度西至地中海的大國，就是他所征服的地方，再聯合在一個政府之下。希臘的侵略雖然缺少宗教的力量，牠卻帶來一種新生活、新能力；這種新生活與新能力便改變了西亞細亞的局面。亞力山大的崩殞乃是 he 部將們互相爭權的號炮。從政治方面說，此後的五十年算是混亂的時代，混亂的結局就是多洛梅作了埃及的統治者，西流細斯朝作了敘利亞至阿富汗全地的主人。泊勒司汀介在這兩大勢力之間，他對於兩國同樣重要，因爲他是二國間的大路和堡壘。二國在猶太的勢力互相消長，然而猶太人必須向當時有勢力的國進貢。猶太人不拘認埃及的

多洛梅爲主人，或認安提阿的西流細斯爲主人，所影響他們的文化總是一樣，因爲他們都是希臘人的國，也同具西方哲學的精神。在主前三世紀內猶太沒有歷史，雖然有些可惜，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自慰，因爲當時沒有這麼偉大的歷史家能解釋希臘思想如何侵入猶太的思想，或說新入的觀念如何感染以色列的宗教，這就是當時最要緊的事。但以理書係此事以後多年的作品，在該書十一章三至四節內很簡單的提到亞力山大的興亡。『必有一個勇敢的王興起，執掌大權，隨意而行。他興起的時候，他的國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開，卻不歸他的後裔，治國的權勢也都不及他，因爲他的國必被拔出，歸與他後裔之外的人。』（但十一章三至四節）以後的幾節又論到軍隊踐踏全地，西流細斯的兵在北，多洛梅在南；戰事雖然使以色列子民爲難，但不能損害他們。這個變化莫測的運氣直到三二三年，安提阿庫第三（大安提阿庫）經過很久的包圍之後，佔了加薩，作了全泊勒司汀的主人，方告終止。此事在但以理十一章十六節內曾提到：『來攻擊他的，必任意而行，無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榮美之地，用手施行毀壞。』

此時有一位大祭司名叫西門，係約哈難的兒子，在卞西拉智訓五十章內有讚美他的話。將西門與其他沒價值的貪財領袖——我們若信約瑟夫的話，這些人正是此時的特質——相比，則西門的爽直、誠懇、對於本城安全的關心，以及他可敬的面孔，被稱為理想的大祭司和領袖。『約哈難的兒子，大祭司西門，在弟兄中為大，是民間的光榮，在他的時代重修了聖殿，聖殿變為堡寨，在他的時代掘了水池，水量與海相似，在他的時代修了耶路撒冷城牆，牆上的炮臺堅如王宮，他盡心保護人民脫離擾害，築城以備敵來。當他從帳幕向外觀看，與他從聖殿下來的時候，是何等光耀。他下來張手向以色列百姓祝福，他脣內有雅威祝福的話語，他提到雅威名號時，自己也受榮耀，於是萬民跪倒，從他接受上帝的饒恕。』在先祖訓言內提到他或是他的祖父，此書記載他說過以下的話：『世界是建立在三件事上，在法律上，在拜神上，在行善上，』他這表示，是將律法（宗教）儀式（禮拜）和先知（對於鄰人的責任）列為平等，此種意見極適合法利賽及撒督該黨未產生前的時光。另有一位西門，乃是又一種的人物，是馬克必二書三章內故事中的

丑角。馬克必二書係較晚的作品，此書的作者，喜愛驚奇的事，並且少注意事實與臆造的分別，自然在他的故事內也有些事實，這是勿庸置疑的，再者，西門為利己的緣故，在西流細斯王庭妄言聖殿內有巨量財寶和西流督斯被遣劫掠聖殿未果的故事，也許是真的。但是，有穿金甲的天使顯現，向搶奪的人攻擊，與大祭司為西流督斯代求上帝饒命的事，可視為作者的杜撰，因為作者想作惡者必得惡報。這位西流督斯以後作首相，殺了他的王，但是，他無力佔據王位，因為王的兄弟安提阿庫第四於主前一七五年自外國回來奪了王位。關於這位安提阿庫第四，下章仍要再論。

到主前一七五年為止，以上這兩世紀內，猶太史上的大事雖然希少，但是對於猶太教的發展，大約這兩世紀與任何其他兩世紀大概一樣的重要。在此期的開始——按着我們已念過的——五經已經完成。在此期的末尾，舊約的第二大集，就是所說的先知書（約書亞、士師記、撒母耳、列王紀、和正規先知書）已經編集，且被認為聖經；至少說這些著作的大部分（舊約其餘的各卷）也編訂了。在這些著作內，有兩部書是值得特別討

論的。詩篇是各代所作的宗教詩歌；牠所以被編集成書的主要目的，是備聖殿內的使用。有許多詩的年代都待考究，雖然有些是較早的，有些是較晚的。詩篇是以色列宗教的特式紀念碑；這個樣式是舊約其他各卷所沒有的。牠們是以色列人靈魂在崇拜內的真正昇騰，也能令人想到在政治擾亂和人生深遠問題及主義被摧殘的時候，人民的心便完全仰望上帝。我們在這些著作中所當提及的第二部，乃是智慧書。猶太人一與希臘人接觸，必能聽見智慧在希臘思想中所佔的地位，是何等重大。我們不必想他們要費心研究希臘哲學；然而希臘人常贊美智慧，免不了使他們回想先祖的宗教，用新眼光去觀察，把他當作最高智慧的表現。『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就是他們思想的梗概。從這一句話，就可看出智慧書的作者去希臘思想何等遙遠，因希臘人以智慧為理性的最高成就，希臘人則視智慧為使人行義的刺激，此等義行是由於敬服上帝而來。『敬畏上帝』這個名辭起源甚古；在彼時人每逢邁進聖殿門檻的時候，心中真正恐懼。及至關於上帝的觀念加深，敬畏上帝的意義便深入真實宗教的意思內，乃是宗教與敬畏成位之上帝的配合。

。遵守法律上的該命是敬畏上帝的自然結果，但是敬畏上帝實在比遵守法典上的規條更寬大。我們念智慧書或箴言中那些枯燥的訓誨時，免不了覺着平淡無味，但是我們應當停思片刻，這樣書所含的意思確比遵守外面的律法更深遠。詩篇第一百十九首共有一百七十六節，都是讚美律法的話；律法或判詞也許能提到法典或者將上帝的啓示解說的更圓滿，但是當我們看下西拉在他的智訓中教訓人遵守飲食的條例，遵敬醫的時候，必能覺出他不滿意只遵守字面上的條例，乃是要將律法引用到日常的生活上。約伯記在表面上是關於受苦原因的哲學論文，但實際上仍是同一的觀念，就是敬畏上帝；此書的作者不信當時以受苦爲犯罪之結果的理論，因與經驗不符，也更不信一位不公平的上帝，因與真宗教相反，更沒有關於死後賞罰的斷定，他發現一個令他滿意的意見，就是受造者在創造者面前必有敬畏的心。連那最奇特的傳道書，據我們看，對於人生沒有甚麼宗旨和計劃，也帶着一些懷疑的精神，拒絕賞善罰惡的道理，歸結於在上帝前存敬畏心的意見。你趁着幼年，衰敗的日子尙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

，當紀念造你的主。『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誠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道十二章一節及十三節）智慧書的作家所堅持的這個問題，若沒有來生的信仰，就不能解決；我們也必須記着直到本章所論的這個時期的末尾，猶太人仍然沒有復活的道理。死後只有陰府的黑暗；此種陰府乃原始人類所幻想的，因為他們想死後靈魂所去的地方必與肉體埋葬的地方一樣黑暗。卞西拉與他同時的人都信人的善惡行為全在今生報應。『不要喜悅不信的人所喜悅的，當記着他們去陰間前必受惡報』（智訓九章十二節），約伯也一樣堅決的反對這樣道理。但是無論約伯或卞西拉都沒有來世報應的思想。卞西拉看這世所不承認之善人的賞賜必歸與他的後人。『雖然如此，這些人仍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們的盼望仍未停止，他們的善行定歸於他們的子孫，他們當承受的也歸於子孫。』（智訓四十四章十至十一節）基督徒有時以天堂的希望和地獄的恐懼當作行義的主要動機。但是，同時也值得注意的，就是舊約內的重大德行全與這樣的希望和恐懼無關，乃是為遵行上帝的旨意。相傳當時的一位大祭司曾這樣說：『不要像奴才』



們，他們服事主人爲得獎賞，應當像那些服事主人，不求賞賜的人。在你們中當存敬畏神的心。」他和智慧書的作家一樣以敬畏神，或如我們以前所說的敬服上帝，爲行義的充分動機。

## 第六章 殉道者（主前一六八年）

凡讀過智慧書的人，沒有能想到希臘思想的侵入是猶太教的一種威嚇。此種外國勢力潛入的這般穩靜，所以神聖的猶太人幾乎沒把他當作重要的勢力。卞西拉覺着許多人忽略了真實的宗教，但是他似乎沒覺到希臘主義是一種確實的勢力，這種勢力有些像宗教的勢力，吸引人並且以牠自己替代上帝的律法。卞西拉是當時一個黨的代表，此黨逐漸得勢，牠的名字是謙誠派或敬畏上帝者。

在末後這兩世紀內，我們看見會堂的發達，上帝的律法在此被人讀習。古年以色列人佔據迦南的時候，宗教在每個鄉村的生活上都有地位，但是中心點乃在高岡丘壇，在

此有偶像，也常行淫污的事；及七、八、兩世紀的改良家出來，始將此等惡風肅清，毀壞了高地丘壇，將崇拜的事都集中於耶路撒冷。自會堂興起，宗教又回到鄉間；然而這次的宗教乃是有高上莊嚴之道德的宗教。會堂宗教興起的果效，就是在主前第二世紀內，國教的真實力量，不在那些在京城司儀的祭司，乃在那些在會堂讀習律法的鄉民。自然在謙誠派中也偶爾有身分高上的人；在伊斐芬尼安提阿庫登西流細斯朝王位的時候，就有此黨的一個人員作大祭司。他的名字是奧尼阿斯，據說是以前我們所提過的那位大祭司西門的兒子。他是那些自古傳遞真理之燈者的承繼者。在猶太人所稱爲祖宗訓言的起首，有以下的話：『摩西自西乃山領了律法，又交與約書亞，約書亞傳與祖宗，祖宗們傳與先知，先知又傳給大會堂、團體。他們說過三件事『慢慢判斷，多招門徒，保障律法』，公正的西門，就是大會堂內的遺老。』按着我們所知道的，實際上永未有過稱爲大會堂的團體，但這個遺傳的說法大約真是第三、四、世紀領袖們意見的反映。他們設立學校，在內精研法律，將律條放大，以期適合各種能有的環境。

伊斐芬尼的目的是要用希臘文化爲根基將他的王國聯爲一體，希臘的文化正如我們以前所說的，乃是屬於城市生活的。正當謙誠派暗中發展他們對於法律熱誠的時候，耶路撒冷的青年也正採用新式的生活，在體育場上按着希臘的樣式操練身體，玩希臘的遊戲，穿希臘衣服，並且無疑的輕視他們先祖的宗教，視爲落伍的迷信。伊斐芬尼只想勉勵這樣希臘化的進展，沒看透那潛伏於鄉民中的宗教勢力。將大祭司奧尼阿斯免職，而以他的兄弟耶孫——希臘化運動的首領——繼任，是很容易的事。希臘遊戲的本身並非不道德，也不違反真宗教，（雖然希臘文化在東方更容易顯出一種卑賤，有時是一種罪惡的樣式。）而且我們也不必想耶孫是在故意進行反抗猶太教的工作。真的，在當時有一個暗示，表明他爲施行伊斐芬尼的政策有許多宗教上的顧忌，因而不久耶孫被黜，一個無所不爲的人名叫梅拉烏斯者繼了他的位。此後，耶孫作了一件糊塗事，他要藉重埃及的援助去反抗梅拉烏斯和西流細斯的勢力。這個錯誤使伊斐芬尼憤憤的進了耶路撒冷。他搶掠了聖殿，又下一個與猶太人命運相關的決定，就是用武力促進他所稱爲使猶太人

希臘化的進程。希臘勢力在城內加增，那是無須置疑的，而且人只能在反抗未起之前這種勢力能進展到何等地步。伊斐芬尼這種急促的行爲，使這種誇大的文化性質顯出很清楚的色彩。猶太人以先想希臘化運動不過是衣服和體育問題，現在看出這個運動是要把奧林坡山上的丟斯來代替他們所崇拜的雅威。敘利亞人在火焚祭壇上建造祭壇，且在壇上獻豬爲犧牲祭，此事在每個猶太人眼中，都是毀壞可惡的行動。不久，逼迫的烽火遍滿全國，割禮被禁止了，律法書被焚毀了；又要取消猶太人所以爲至寶——不論從國家方面或從宗教方面看——的一切事物。猶太人在聖經內也看見過他們的祖先如何在埃及被迫爲奴；瑪拿西如何接受外邦的禮節，他們也恍惚的記得他們的先人如何被擄離開本國而徙居於巴比倫。但是，他們以前永沒看清在背教和殉教二者之間必須選擇其一的必要。那些因受迫而逃避之人的堅強性格和數目，以及到不得已時甯死不屈的精神；這些事伊斐芬尼一點也沒夢到。他或別人事前都沒看透這種奇怪的聯合，就是謙誠派服從馬克必家的愛國領袖，且與他們一同爲宗教自由而戰爭。

在馬克必前書三章內有關於此事的記錄說：老年的馬他提亞如何拒絕參加拜偶像的事，如何殺戮強迫他們拜偶像的官吏，他和他的兒子們如何遁入深山，在此有一切反抗這種壓迫的人與他們聯合。這些加入的人中的大多數是屬謙誠派，這些人有一樣很動人的事，就是在安息日連自衛的事也不肯作，甯願不抵抗的受死。這並非由於愛仇敵，乃是由於尊敬律法，他們轉過臉由敵人打，如果這事的動機趕不上救主告訴我們爲愛人而被打的教訓，我們也不能禁止我們對於他們的讚美與驚奇。馬他提亞和他的兒子們勸他們說，用這樣方法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自此以後，他們應許在安息日也能打仗。老年的馬他提亞不久逝世，他的兒子猶大馬克必繼續他爲領袖，最初他和當地的敵軍交戰，也多次得勝。安提阿政府看見形勢危急，乃遣呂西亞將軍領大軍向猶大進攻，連戰二年而敗，若不是戰敗，至少說也是沒壓平反叛而退回安提阿。他的退兵大約是因爲聽見安提阿 庫伊 麥芬 尼崩 殞的消息。他退去之後，猶太人得宗教上的自由，並於主前一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受污辱之第三週年，將祭壇修復。修殿節（或稱光復節）從那時起永被遵守

作爲大解放的紀念（翰十章廿二節）。此後，猶大又整軍侵略泊勒司汀其他各部，他這種侵略具有雙層目的，一則爲集合與他同心的猶太人，二則爲搶掠其他居民的財帛。至此，我們心中立刻發生一個問題，猶大在約但河那邊所找到的那些以色列人是誰？近年我們知道撒馬利亞人多數含着以色列的血脈；似乎在亞述驅逐以色列人出境時，還剩下許多以色列人住在北國，其他各部與住在撒馬利亞一樣。猶大的政策就是招集這樣爲本國宗教的緣故甘心向壓迫者反抗的以色列人。一定在泊勒司汀還有許多人雖然有些以色列的骨血，但不注意昔日的宗教，這樣人當然不能跟隨猶大。在書中沒提過猶大從撒馬利亞領出多少以色列人，因爲他們雖然拜同一的上帝，也承認同一的律法，但古年的仇恨仍未能相忘。卜西拉在前不多年，曾將撒馬利亞與以色列的世仇非力士和以東同看爲可蔑視的。『我的心靈向兩國懷憤，又對第三國懷恨，這國不算一個民族；前兩族是住在以東和非力士的民，第三種是住在示劍的民。』按着馬克必一書的記載，猶大在這幾次外侵中曾殺戮許多人，那些謙誠人當時必要嚴重考慮他們跟從這樣領袖是否合理。此外，猶

大又遭猶太人中的希臘黨反對，他們佔據耶路撒冷衛城攻擊他。敘利亞將軍呂希亞又領許多兵下來，猶大的失敗，似乎已不可免。但是，呂希亞因為要鞏固他在安提阿的地位，不得不退兵，在退兵以前，與猶太人訂一和約，以允許他們宗教自由作為他們在政治上服從的交換條件。謙誠人既然無心幫助猶太去完成他純粹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們很願接收這樣的條件。

這幾年內，猶太教是在試驗之中，他們在宗教上的安靜熱誠也證實了，此事不但對於世界顯明猶太教包括一些其他宗教所未有的東西，也給猶太教添上一塊冠石。因為在此恐怖的時間，關於死後生活的啓示，忽然大放光明。此理既經宣布，明明補足了猶太教的缺點，每逢有人小聲議論，就得着多人的悅納，也成爲此後數百年內著作界的重要主義。但以理書是此次迫害期內的作品，就是在聖殿被污和恢復的期間，其目的係爲勉勵義人在迫害當前的時候持守他們的信仰。作者在許多連續的想像或比喻中描述義人反抗那些逼迫者的非宗教命令，在他們手下受苦卒至得勝。關於但以理、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的故事，我們不能認爲信史，乃是作者所集合的理想圖畫，用以激起人們的忠心，使之奮勇保持他們在上帝內的信心，去反抗異教的攻擊。在這樣禍患之中，需要一些超過智慧書的教訓。善人在今生永遠享福，惡人在壯年便歸死亡，好像青翠的樹木忽然凋落，這明明不是事實。必須有些新鮮的動機去引入遵從上帝的律法，在智慧書的教訓之外，必加上一些高上的教訓。這個新動機，就是一種說明『離棄法律的人必永遠蒙羞，而敬畏上帝的人必復活進入永生』的知識。（但十二章二節）

呂希亞與猶太人所訂的條約未得長久保持，因爲西流細斯家的底米崔斯從國外歸來奪取了政權；底米崔斯曾在羅馬爲質。敘利亞政府的改變，鼓起希臘黨中猶太人的勇氣，這些人本不喜悅猶大，他們推舉黨中的一位名叫阿里其木者去勸底米崔斯立他爲大祭司。當時謙誠派對於猶大的忠心已經衰滅，他們覺得以阿里其木爲大祭司更爲平穩，因爲他雖屬希臘黨，但他確是大祭司家的後裔。最奇怪的就是到如今他們還不明白希臘主義與猶太教不是和睦的伴侶。所以不久他們又反悔承認立阿里其木爲大祭司的命令，因



他妄用權柄，又流多人的血。但此時若非治理他們的外邦領袖行了甚麼非常的暴政，他們仍然不能再歸服猶太。尼卡惡耳——底米崔斯所派捉拿猶大的將軍——威嚇他們，若猶太人不交出猶大，他必將聖殿改爲酒神的廟。這自然是無理的要求，因爲祭司們的光景不能捉拿猶大；改變聖殿的威嚇使謙誠人又加入猶大那一方面。戰事又重開始，謙誠人在此次大戰中，顯出宗教上熱狂的勇敢。『因爲對於妻子、兒女、和弟兄骨肉、的顧慮，他們都不大注意，他們最大而且第一件懼怕的事，就是聖殿被污穢。』（馬克必二書十五章十八節）尼卡惡耳在此次戰中陣亡，猶大這次的最大勝利，多年之後仍被紀念，稱爲『尼卡惡耳日』。此次戰後，猶大又定了一個新計策，他立刻差人到羅馬請求聯盟，以抗西流細斯甸的王權。這是以色列國昔日用以對付外邦的老政策——求埃及或巴比倫的援助——這樣政策是先知常常反對的。這次聯盟與古年一樣同是無益的，因爲在羅馬救兵未到以前，底米崔斯已經派大軍討伐猶大。當時猶大已失去多數人的援助。他只留下很少數兵士，遂被戰敗，他自己也陣亡。猶大的死，對於猶太人好像一個大災難，寫

馬克必朝歷史的人，在他爲猶大所作的碑文上，對於當時人的情感，也許略有誇大。『他們爲他舉哀，爲他悲悼，多日悲傷說：大英雄，以色列的救主阿！爲何衰亡？猶大其餘的事和戰功，以及勇敢的行爲和偉績很多，不能備載。』（馬克必一書九章廿至廿二）但是天國不是用刀劍所能獲得的，所以猶大在後代的猶太史中也少被人記念。

## 第七章 以色列國境的擴展

西流細斯帝國的疆土比較開國時已縮小了很多，到我們所要討論的這個時代，就是猶大死後的時代，西流細斯因爲屢起內訌，所以給猶大方面的領袖造成運用外交手腕的機會。昔年多洛梅與西流細斯競爭猶太主教時，猶太嘗被視爲爭奪的私產或交換的貨物。但是，到西流細斯政權衰弱分裂的時候，猶太也跳上政治舞臺，自己去玩弄外交的把戲。先和這方面聯盟，隨繼和那方面訂約。猶大馬克必的兄弟約拿單就是訂立此等密約時的領袖。我們不必詳論此事的細節。約拿單曾依次向四個主人稱臣，又叛過三次，每叛

一次必從他所投靠的新主人，求得一些新權利。從第一位領袖底米崔斯第一他獲得軍事領袖名稱的法律上的認可；從第二位領袖亞力山大巴拉斯得到大祭司的委任；從第三個主人底米崔斯第二得到以大宗現款代替零星朝貢的許可，又將撒馬利亞一塊地劃入猶太版圖；從第四位主人他得被派為王軍的將軍，又派他哥哥西門為泊勒司汀省長。第四個主人名叫揣芬，他發現了約拿單的不忠心，遂將他拘捕，旋處以死刑。但西門的泊勒司汀省長的位置卻極穩固，且能領猶太人得着更大的勝利，他改善耶路撒冷的守衛，又擴展了他治下的疆土。特別應當注意的，就是他逐出約帕城的外邦人，將此城作為純粹的猶太城。西門隨從他兄弟約拿單倒戈的政策，從底米崔斯第二所得的免貢權利比他兄弟從這位王所得的更大。他最後的勝利，可以西流細斯守兵投降為表記，此等守兵直到是時曾佔據耶路撒冷的衛城。此事似乎可以當作西流細斯主權的終了，猶太人異常的歡喜。直到此時西門和他弟兄們都是奉外國君王的命令為大祭司。現在祭司和百姓們很嚴正的派他為永遠的大祭司『直到一位忠實的先知興起』，（馬克必一書四章四十一節）他們想一

個新而榮美的時代快到了。然而此事遇着一個臨時的阻攔，因為一位較強的王——希底特斯——起來代替了底米崔斯。他向猶太人索取他們佔領約帕和基色（城內的居民和約帕的一樣被驅逐）的賠償。西門完全拒絕，當時似乎敘利亞王不能強迫他賠償。但立時就有大隊軍士攻擊耶路撒冷，城乃投降，此時，西門已被他一個野心女婿殺死，他兒子赫耳卡拿約翰繼續為大祭司。希底特斯待猶太人極其寬和，我們可以推測這是因為羅馬人的壓迫，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猶太人曾屢次派代表到羅馬。此後有四五年之久，希底特斯在名義上作了泊勒司汀的主人，然而到他死後安提阿又陷於紛亂，於是，猶太人乃得享完全自由。這個自由的時期，自主前一二九直到主前六三年旁貝佔領耶路撒冷為止。

赫耳卡拿約翰雖然自稱為大祭司，實在說他乃是武夫和殺人流血者。他向各方面擴展猶太的疆域，攻打住在示劍的撒馬利亞人，搗毀他們基利新山上的聖殿。因為攻擊住在撒馬利亞城的外邦人，又與安提阿引起新糾紛。然而他參戰的衆子們竟不顧此等糾紛，將城完全毀滅。有一樣對於我們更有趣味的事，就是強迫土買人入猶太教。我們對

於以色列人的歷史，知道的這樣少，以致不能說他們是古東人的後裔，或者曾參入以色列人的血統。約翰赫耳卡拿斯的兒子亞里斯托布路繼續父位，馬可必家第一個稱王的人，對於住在外邦人之加利利的以土利亞人，也襲用他父親的政策。在這樣人中或者更能找出以色列人的遺種。自然我們知道約翰赫耳卡拿斯，或是他的兒子，都沒有宣教的動機，他們惟一的理想，是擴充他們的疆土。他們所作的正是虔誠猶太人多年所希望的。以下的話是下西拉在一百年前寫的。但是，仍可當作形容此時祭司君王的行為。『無所不能的上帝拯救我們，使外邦向你恐懼，對外邦人揮拳，使他們認明你的權能。你既然在他們眼前，在我們路上顯為聖潔，也求你在我們面前在他們身上顯為聖潔；使他們知道除你之外沒有別的神，正如我所知道的，使敵人屈服，也逐出我們中的敵人。求你召集雅各的支派，使他們承受他們的產業，像古人一樣。用你的威嚴充滿錫安，用你的光輝充滿聖殿。求上帝垂聽僕人的禱告，既然你常向你的民施恩，使地極的人皆知你是永存的神。』（智訓三十六章一至十七節）

至此，我們最好暫停，再回想以色列在過去的歷史中對外邦人所持的態度。我們已經看見以賽亞第二如何招呼以色列人去作世界的宣教師；以賽亞第三如何將這種招呼變爲一種希望，就是使外邦人屈服在猶太人足下的希望，以賽亞第三的理想在猶太人對外邦的感情中，留下很大的勢力，然而在各地也常有更寬大眼光的人興起。約拿書就是對於於四、五、兩世紀態度的諷刺。約拿被召往尼尼微傳道喻表猶太人被召向世界去傳道。約拿曾試行逃避責任，沒得成功。當尼尼微人聽見他的道悔改得免滅亡的時候，他厭煩。路得記也是相似的作品，作者的目的是反抗當時狹窄的國家主義，此等狹窄主義在尼希米以斯拉時禁止與外族通婚的事上可以看出來。路得本身是被恨惡的摩亞族人，被收爲以色列人，又信了雅威教。撒迦利亞九章一至十節，大約大亞力山大時寫的，此段說亞蘭、哈馬、和西頓、是屬雅威的，也希望一半帶着猶太一半非力士血統的人，離棄拜假神的事，被接納爲猶太的一支。以賽亞五十六章一至八節是一段日期難定的作品，在此書內說，來到猶太的巴比倫客人，若遵守安息日的律法，就可享受一切猶太教的權利

。詩篇中也有若干篇具有與此同等的精神。『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聽禱告的主阿，凡有血氣都要來就你。』『埃及的公侯要出來朝見上帝，古實人要急忙舉手禱告。』

『主阿，你所造的萬民都要來敬拜你，他們也要榮耀你的名。』『上帝作王治理萬國，上帝坐在他的聖寶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之上帝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上帝的，他為至高。』（詩篇廿二章廿七至廿八節，六十五章二節，六十八章卅一節，八十六章九節，四十七章八至九節）下西拉在我們以上所引的那段書裏，雖然要集合分散的以色列人，也求上帝伸手攻擊外邦人，並施行他的權能。在此後數年的以我書內，也可看見與此相同的態度。『我看見所剩下的羣羊（以色列人）又看見地上一切走獸，並天上一切飛鳥（外邦人），都向羣羊下拜。又向羊請求，也在各事上服從他們。』（以我九十章卅節）『一切被毀的與分散的，和一切地上的走獸，並天上的飛鳥，都集到那房內。羊的主人大歡喜，因為他們都很良善，回到他的家。』（以我九十章卅三節）

喜年書是赫耳卡拿斯任內前期的作品，其中也表現這樣的態度，不過更清楚的說上帝對於外邦人的意旨，只是降禍給他們。『他使他們（以色列）爲聖，又從人類中召集他們，因爲世上有多國多民，他們都是屬他的，他也在衆民中安置邪靈領他們轉離正路，轉離他；但在以色列人中他沒安置邪靈、或天使，因爲他自己是他們的領袖，他也要保存他們。』（喜年書十五章卅一節）

幸而還有別的書抱着與此相反的態度。十二先祖遺訓是與喜年同時的作品，此書爲外邦人抱着極光明的希望。以前曾有人想此事是爲那些被赫耳卡拿斯強迫入猶太教的以色列人寫的。不論怎樣，這本寶貴書內所說的，乃是全人類的完滿希望，沒有國族的區別。『上帝的殿仍在你的分內（便雅憫地），末後的殿比頭一個更有光榮。十二支派都要聚在那裏，外邦人也在那裏聚集。』（便雅憫遺訓九章二節）『必有一種福氣賜給你和你的子孫，直到主在他的永久慈愛裏巡行在一切外邦人中。』（利未遺訓四章四節）在本書的續編——主前一世紀所加增的——中也表現同樣的態度。『若你們因犯罪，心



變爲黑暗住在暗中的外邦人，還有甚麼指望呢？你們真要使我們這一族受咒詛，因爲法律中的光，原是上帝賜給我們，使各人心得光照。你們竟要毀壞牠，因你們的教訓與牠相反。』（利未遺訓十四章四節）正在第一世紀末年，有一位大拉比名叫海里耳曾勸人對外邦人存愛心，說：『你們當作亞倫的門人，他是愛和平的，又是求和平的，他愛全人類，也引他們親近律法。』（先祖訓言一章十二節）

## 第八章 法利賽黨與撒督該黨

約當主前一〇五年，赫耳卡拿斯掌權的末期，我們纔遇見法利賽和撒督該的名稱。我們必須記清，我們現在所論的時代去福音書的時代還有一百二十多年。所以我們不要想赫耳卡拿斯時的黨與救主時代的黨相同。假若我們記着昔日法利賽黨是介乎安提阿庫伊斐芬尼時的謙誠派和福音書時之法利賽黨之間的，我們必不至太差。法利賽人不是謙誠派的嫡嗣，不過承襲了他們對於法律的熱心。喜年書就是他們最早的作品之一，係

在赫耳卡拿斯任內寫的。在此書內將創世記按着一種原理又重述一次。此原理即法律不是在某時所啓示的，乃在天上永存的，寫在天上的石板上，藉着天使啓示與世人。按着我們所知道的，謙誠派綜沒抱着這樣極端的見解。雖然他們與法利賽派的喜年書作者一樣扶助律法的勢力，反抗希臘主義的侵入。法利賽人雖然全依附法律，也接受了復活的新道理和關於天使及來世的進步思想。法利賽人比謙誠派人更富於黨的性質。他們的勢力集中於黨內的文士身上，文士將一切關於道理和行爲的決斷詞編集成書。

撒督該人是安提河庫伊斐芬尼時之希臘黨的承繼者，他們反對法利賽黨，正如希臘黨以前反對謙誠派。不過撒督該黨也有變更。此時他們沒有介紹希臘風俗或偶像的思想。馬克必一書就是撒督該派的作品，他的英雄不是謙誠派人，乃是馬克必家的首領。宗教在撒督該人身上並未真正死淨，不過被推到日常生活之外。那無人格的『天』字據他們看是稱上帝的最好名稱。他們的大多數是爲祭司的。他們所能作的，惟有按着摩西律法在聖殿內行禮。他們對於法利賽人的主義和行爲，並舊約先知所說的內心宗教，是一樣的

厭棄。

昔年馬克必運動的時期，我們看謙誠派只在馬克必爲純粹屬靈的目的戰爭時，纔肯相助。沒人想馬克必能自稱爲謙誠派，但是，他們可以包在法利賽名稱之內。因爲法利賽人總沒那樣與世界分離。這種分離，是謙誠派的特色。謙誠派另外產出一派，此派將這種遠離世界的特色發展到了極點，他們被稱爲伊西尼派，並且一直存到新約時代。他們所有的財物都歸公用，過一種嚴肅和節制的生活，他們不嫁娶，但是藉着抱養子女的法子，維持他們的人數。他們不在聖殿獻祭，但遵守自己的洗罪禮。他們的特殊生活和主義對於猶太人有否普遍的影響，是很令人懷疑的。

法利賽人與馬克必領袖們的聯結，直到赫耳卡拿斯的時代，但是終歸分裂。赫耳卡拿斯自稱爲撒督該黨。這種分裂的原因，一定是由於他前進不已的世俗政策。十二先祖遺訓是法利賽人在赫耳卡拿斯未加入撒督該黨之前的作品。此書中有一段極精美的言論，論到饒恕人的道理，這一段算法利賽主義的最高模範。『要彼此誠心相愛，如果有人

得罪你，要和和平的勸告他，心裏不可懷着詭詐；假若他懺悔認罪，就赦免他。他若不承認，也不要向他動怒，免得他受你的毒，說謊謊話，你就犯雙分罪。他雖然不認罪，但若在受責備時仍有羞愧的心，就不要再責備他，因為不認罪的人，也許能悔改，不再得罪你，呀！他也許更尊敬你，和你和好。如果他羞愧，堅持他的過錯，連這樣人也要從心裏饒恕他，等上帝伸冤。」（加得遺訓四章三節）

法利賽人爲保存他們從謙誠派所承襲的，乃發展成我們稱爲默示式的作品。但以理書就是這樣作品的主要代表。實際上他也是後代人所知道的惟一默示書。事實上因爲他們堅持律法是上帝意旨的最後表現，所以不能再有先知那樣的著作。然而聖靈在他們裏面又強迫他們發言。結果便產生這樣非常的作品。在此作品內常以古代聖賢爲代表，說他們在異象中遠遠望見將來的事。對今世悲觀，希望在來世有一個新紀元；這是啓示書內最盛行的意見。先知書內的彌賽亞和彌賽亞國，在這樣書中自然有地位；復活、審判、天堂、地獄、也是常論的題目。在以我書最早的部分——寫在主前一六一年——中，記

着彌賽亞於審判後降臨，但除了當作人類第一個回到永生和埃田福地的代表外，不作甚麼明顯的事工。在先知書內彌賽亞總是大衛後人屬猶大支派，但當法利賽人信靠馬克必家諸王的時代，他們希望彌賽亞從利未支派出來。這是我們在先祖遺訓中所看見的。到赫耳卡拿斯離開法利賽黨之後，他們又回到彌賽亞，從猶太支派出來的那個老意見，這個希望，在十二先祖遺訓的續編中表現出來。此續編係主前第一世紀內所增添的：『耶和華將興起一位新祭司，耶和華必將一切道理啓示給他，他必要在地上多日行公義的審判。他的星將在天上出現，如同君王的星，燃着智慧的燈，如同白日的太陽，他將在地上被尊爲大。天要開啓，聖父的聲音如同亞伯拉罕對以撒的聲音從榮耀的殿內發出，稱他爲聖，至高者的榮耀必要臨到他；使人覺悟和使人成聖的靈必降在他身上。他要將主的尊嚴永遠加給他在真理內的衆子。在一切的世代中永沒人能繼他的位。當他作祭司的時候，在地上的外邦人必多有智慧，藉着上帝的慈悲得被光照。在他作祭司的時候，罪必停止，不法的人將止息惡行。』(利未遺訓十八章二節)『在這些事後必有一星從雅

各那裏向你平安的出現，一人將要興起好義公義的日頭，同着在溫和及公義內的人子們行走。在地裏面察不出罪惡。」（猶大遺訓廿四章一節）在以我書的一部分——主前第一世紀前半期的作品——中對於彌賽亞有一個更圓滿的敘述。在此處所看見的彌賽亞是一位法官，無罪者，啓示天上奧祕者，也是先天地而有者：「常那日我所揀選的那位要坐在榮耀的寶座上，也要試驗他們的工程，他們休息的地方必多得不可數算。我要使我所揀選的住在他們中間。我要改變天的形式，使牠變爲永久的幸福和光榮。我要改變地的形狀，使他成爲幸福的地方，並要使我所揀選的那位住在其上。但是罪人和作惡者必不得在此立足。」（以我四十五章三至五節）「在此我看一位白首老者，他的頭白的如羊毛；與他同在有一個活物，他的面孔好像人的樣式，他的臉滿有慈愛，像聖天使中的一位。這就是具有公義的人子，在他裏面有公義，將隱藏的寶訓啓示出來，因爲主的靈已經揀選他。」（以我四十六章一及三節）「常那時在萬靈之主面前提到人子的名字，在白首之神前稱他的名字，在太陽和牠的記號未造之先，在星和天未造之先，他的名已被提到

。他必爲公義之人的杖，他們靠他不至跌倒。他必作異邦人的光，和心中惱喪之人的希望。凡住在地上的人必在他面前跪拜。也必唱詩歸榮耀於萬靈之主。因此，他曾被揀選，且隱藏在他面前，在創世之前直到永遠。」（我四十八章二至六節）不多年後，約當主前第一世紀中葉，在所羅門詩篇中，又有一個彌賽亞的圖像，這個圖畫的主要特徵，是一個治平的時代，外邊沒有仇敵的擾害，裏邊沒有罪污：『求上帝鑒察，在他們中興起君王——大衛的子孫。他要在你所鑒察的這個世代，治理你僕人以色列。用能力爲他束腰，使他掙斷了不義的統治者。他要從耶路撒冷清除那些踐踏他，使他滅亡的列邦。他必要作公義的王將上帝教給他們。在他的日子，在他們中必沒有不義，因爲一切都必聖潔，他們的王是主的受膏者。他必不倚靠馬，騎馬的和弓箭。主自己是王，他的希望就是藉着他的希望在上帝內得的權能。因爲上帝必藉着聖靈使他強壯。藉着覺悟，強壯而公義的靈。求主速速賜恩與以色列！他要救我們脫離不聖潔的仇敵的污穢，主自己是我們的王直到永遠。』（所羅門詩篇十七篇廿三至五十一節）

在這些書內對於復活的問題，似乎沒有同一的意見。有人主張能有肉體復活；有人主張只有靈魂的復活。至第二世紀末喜年書的作者只想到靈魂的復活：『義人必要眼見且要謝恩，樂上加樂，直到永遠，必要看見他們的審判和他們對於敵人的咒詛。他們的骸骨在地下安息，靈魂必有大歡喜。』（喜年廿三章卅節）此後五十年，以我書對於肉身的復活，也有同樣的肯定說明：『當那些日子，地必交還所託付他們的，陰間也交出他們所收納的，地獄也交還他所虧欠的。』（以我五章十一節）約近第一世紀的末期，所羅門智訓的作者想靈魂的永生，勝過靈魂的復活。這也許是因爲受了希臘思想的影響：『義人的靈魂乃在上帝手裏，沒有痛苦接近他們。在愚人的眼目中，他們似乎死了；他們的離世可以算作他們的損喪，他們離我們遠行是他們的滅亡。其實他們乃在平安裏。雖然人看他們是受了懲罰，他們的希望是完滿的永生。』（所羅門智訓三章一至四節）

約瑟夫按着猶太人對於自由意志和預定問題的觀念，將他們分爲三黨。他說伊西尼派把一切事都歸於上帝或命運；同時，撒督該人傾向與此相反的極端，將命運完全取消



，且想上帝不關心我們的行爲或不作惡。法利賽人是折中二者之間的，把一切事雖然歸與上帝或命運，但仍主張人有行善行惡的權能。換句話說，行爲可以歸於命運；但不是命運所驅使的。（約瑟夫古事記十三卷五章九十八章三至五節戰記下八章十四節）這樣嚴格的區分，似乎與我們的證據不十分符合。的確關於此問題有過許多的辯論，但在法利賽派中對此問題沒有一致的意見。卜西拉將罪的起源歸於人性，而不歸於上帝。『不要說我的罪由上帝來的，因為他必不造他所恨惡的。』上帝起初造人，即交與生來的惡性』（智訓十五章十一又十四節）但後代的竄改家在四節的頭一行，加上以下的話『將他交與毀壞他之人的手中』。關於人以外之惡魔勢力的設想，在挪亞書內可以看見。此書大約是主前第二世紀前半期的作品，並且我們得知此說係藉着以我書和喜年書中所引證挪亞的話。挪亞書說，天使與世人女子通婚，是罪惡侵入世界的原因（創世記六章二節）。以我書六十九章十一節，有與此相同的說法，此段是主前第一世紀前半期寫的：『人是按着天使的樣子造的，使他們永遠公義聖潔，並且毀壞萬物的死，不能佔有他們；然而因為知識

（作惡的天使分給他們的）他們必歸死亡。」但在以我書的另一段內——與以上所引的同時寫的——說罪的根源乃在人心：『罪是不從外邊送入世界的，乃是人自己造作的，跌倒犯罪的人，正在咒詛之下。』（以我九十八章四節）到主前第一世紀的末期，又將罪的根源歸於魔鬼。『上帝造人要他不腐敗，又把他造成自己的形像；然而因為魔鬼嫉妒，死纔入了世界，凡屬魔鬼國內的人，都必有死的經驗。』（智慧書二章廿三至廿四節）撒督該人對於此問題的態度，我們沒有很多材料，不過智慧書內的法利賽派竄改家，攻擊撒督該人，說他們『無知，妄信自由意志』，這一點，與約瑟夫的見證很符合。『一個恆心尋求主的人，比一個沒有主人的生命御者更好。』（智訓廿章卅一節）

啓示作品既然極多，所以只能略引幾段以表明在主前二百年內，佔據猶太人心的是何種思想；但這幾段也足以使人覺到這樣書的知識，對於幫助人了解福音書內宗教背景上，有多麼大的助力！

## 第九章 猶太人的王（主前一〇五至四年）

赫耳卡拿斯的兒子亞里司托布路是馬克必家第一個稱王的人，他在位不過一年，約當主前一〇五年，他兄弟亞力山大亞內午斯繼續他的王位和大祭司職分，在位有三十年之久。昔日謙誠派不信任馬克必領袖們政治目的，他們測度這種以宗教為次等的政權的結果，測量的很準確；他們的後人——法利賽派便很憂愁的看見馬克必朝暴政的結果。亞內午斯為擴充他的疆土，用他的一生的時間，從事野蠻的戰爭。他襲用他父親反法利賽政策，並非沒有原因，他雖然為把持權柄的緣故，緊戀着大祭司的職分，但他無心保持宗教的神聖。對於法利賽黨和其他以宗教為真實的猶太人，污辱聖職，實在是難忍的事，一次，在他於住棚節內司禮時，禮拜的羣衆在盛怒之下，用檸檬枝向他拋擊。這個羞辱的代價，就是流血；然而繼續還有更利害的事發生。猶太人對於王的怨恨日增，他們趁着王被俄巴太族亞拉伯人打敗的機會攻擊他。俄巴太人當時在死海之南，以東人故地，立了一個

很強的王國。猶太人求敘利亞王的援助，去反抗亞內午司，並且快要成功。但末後他們中有許多人失了勇氣，因為怕再屈伏在安提河政權之下。亞內午司得了勝利，於是在耶路撒冷有一種可怕的景象，就是八百法利賽人在他們大祭司的令下，釘了十字架。此事一定激動法利賽人的公憤，他們不但恨大祭司，也很擁護他的撒督該人。『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倚靠你們的財富，你們必要丟棄你們的錢財，因為你們在富足的時候沒記念至高者。你們犯了褻瀆和不義的罪，你們是為宰殺之日預備的。』（以我書九十四章八至九節）在亞內午司死後九年之內，是法利賽人得志的時期。在這九年內，由亞內午司的未亡人亞力山大夫人執政。她的政權極穩固，但她沒有她丈夫那樣侵略的野心。因為某種原因，她袒護法利賽人。當時是撒督該人認識刺客之刀的可怕時期。法利賽人一定承受了他們在苦難時期所發的預言。『公義人要抱着希望，因為行惡的人要忽然在你面前滅亡。你們要按着你們所希望的，作他們的主人。』（以我書九十四章一節）亞力山大夫人自然不能作大祭司，所以她委任她的兒子赫耳卡拿斯，他為人極其懦弱，只

能在位上作他人的工具。及亞力山大女王逝世，王位和大祭司職分都被她另一個強壯的兒子亞里斯布路奪去。但國外的情形不容猶太人安享太平。拿伯太人仍然強盛，然而歷史的中心現在是在他們的鄰邦以土買——在猶太南邊——或者在他們中的一位名叫安提帕者。在外表上他是一個猶太人，然而明明少有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他和希律黨——跟從他的人們——的政策，都是爲利己。安提帕看明赫耳卡拿斯是一個合用的工具，乃藉着拿伯太人的幫助，進行使赫耳卡拿斯復位的計劃。當他的計劃將要成功的時候，一個新勢力忽然出現，作了猶太運命的決定者。羅馬的勢力早已令人驚惶，正如遠方暴雨的響聲；但龐貝派的將軍行抵敘利亞，則如暴雨的驟至。現在猶太對抗的兩派，都停止了互相的攻擊，各用詭計或賄賂去討龐貝的歡心。亞里斯託布路這方面，不知由於愚昧或由於愛國心的支使，在賄賂龐貝失敗之後，便用力阻止他的前進；在安提帕這方面不知是由於他的聰明看出抵抗這樣不可抵抗的勢力無益，或者因爲缺少愛國心，所以領導龐貝入城。不論如何，我們看見羅馬兵藉着安提帕的歡迎，已作了耶路撒冷的主人，將亞里

斯託布路和他的黨困在聖殿內。末後，在主前六十三年贖罪日聖殿被佔。祭司們不欲逃脫，仍繼續在壇上獻祭直到被殺。亞里斯托布路和數千猶太人被擄到羅馬；前者作了戰勝者的記念品，後者被賣爲奴。這些奴隸，就是使徒時代許多住在羅馬城之猶太人的主要來源。因爲他們無論如何，在七日中必有一日不作工，對於羅馬主人沒有甚麼用處。所以不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恢復自由，所羅門詩歌係此時的作品。牠敘述猶太人看見龐貝的侵略何等恐懼，但作者不能不將這次的污辱爲上帝對於以色列全國罪孽的公正懲罰。『上帝從地極領他來，使他用力攻打；他向耶路撒冷宣戰，也攻擊她的地。此地的王子歡歡喜喜的迎接他，他們對他說，願他的道路蒙福，你來，平安的進來。在他未進來之前，他們將崎嶇的路修平；他們開了耶路撒冷的門，他們修理她的城牆。他佔了她的炮臺和耶路撒冷的城牆，因爲當他們迷路的時候，上帝自己平安領導他們。』『當罪人狂傲的時候，用撞車將衛城摧毀，你沒有禁止他。外邦人登了祭壇，他們用拖鞋踐踏牠。』『不法的人將我們的地變爲荒場，以至無人居住。他們將老年人、青年人、和他們

的子女、一並毀滅。在他盛怒之中將他們送到西方，他毫無憐惜的使此地的掌權者受辱。』(所羅門詩篇八章十六至廿一節，二章一至二節，十七章十三節) 羅馬人容赫耳卡拿斯在耶路撒冷作大祭司，安提帕仍然是他的後盾。因為羅馬內部的紛亂，羅馬官吏待猶太人更加嚴厲，結果，使猶太疆土逐日縮小。不久，安提帕在該撒危急的時機，用兵去援助他。該撒因與安提帕友誼的關係，將猶太失地又返回一些。因為羅馬政權的不斷更迭，致使安提帕忙於策劃，以期得每個新主人的歡寵。及安提帕於主前四十三年被人毒死，他的兒子希律仍繼續用同樣的手腕和沒良心的詭計。帕提亞人反抗羅馬的暫時成功，致使赫耳卡拿斯丟了大祭司職位，希律逃走。但希律並未至智窮力竭的地步，他定了一個使我們不得不讚嘆的決心，在一個幾乎不能航行的時節，他到了羅馬，得着作猶太王的認可，他乃急回猶太爭奪國土。帕提亞人已派以前反對龐貝之亞里斯托布路的兒子安太古厄斯為大祭司，希律藉着羅馬的幫助乃反攻安太古厄斯，佔了耶路撒冷。安太古厄斯——馬克必朝的最末王子——被擄為囚犯，且於主前三十七年被殺。除了他所立為王后的瑪瑞

尼以外，希律害馬克必全家的人掃數除滅。希律在位三十五年之久，在他作王的期間，物質方面極爲繁榮。他藉着該撒渥大維的寵愛，擴充了猶太的疆域，立了許多新城，建了若干樓房，其中有一所聖殿用以替代所羅巴伯的聖殿。但此時在靈性方面卻是極黑暗的日子，也是我們不願意多論的。在他初登極時，殺了四十五個撒督該派的領袖，到他在位的末年，又殺了自己的三個兒子，這實在是極慘的故事，這位外國籍的王的人格，實在沒有甚麼可讚美的地方。所以不怪當時的人都希望有一個用和平與公義治理人民的王國，這種理想在所羅門詩篇內也可以看見（見本書九十頁）。當時的苦難，使人們對於那些具有未來眼光之人的光明希望的信仰更加堅固。我們每逢往回看似乎正站各樣事情的末尾。預言已盡其能事，且久已停止。法律已經成就了他的工作，就是爲全國外形的宗教生活造成一個模型；牠的以後發展正如在一個古代建築品上加添雕刻品，只能使此建築品更複雜，一點不能加增牠原來的壯麗。關於自由意志、及罪惡來源、等老問題，已經討論至無以復加的地步，但仍未得到解答。啓示已經開花，並且使人心充滿了希望



，但因這些異像的變化及不清晰，所以人們只有盼望而不知所盼望的是甚麼。當希律王在他作王的末期將彌賽亞生在何處的問題，向祭司和文士們諮問的時候，他們未向啓示書內找解答，乃是向先知書中找解答（馬太二章四至六節）。在當時有許多人等候耶路撒冷的救贖。這些人中有些是在亞設支派的老婦人——他的父母大概是被約翰赫耳卡拏或亞里斯託布路領回猶太教的——領導之下，期望這個救贖在嬰兒耶穌身上（路加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節）。因為在希律王末年在伯利恆城會生一嬰兒，他應驗了先知、詩人、和啓示家、的希望。——世界的救主。

末後這一章，從馬克必家頭一個稱王號的亞里斯託布路起，接着有大希律忽然興起，並他被羅馬人封爲猶太王的故事。末尾是大衛家中有一位誕生，他在搖籃內，就被東方來的博士稱爲王，在他的十字架上，有『猶太人之王』的稱號，現今在外邦人的王，他的國永無窮盡。



外邦的重要君王	猶太及撒馬利亞君王	猶太的大祭司	重要事蹟	(著作)
安提阿庫第七 138—128	約翰赫耳卡拿斯 135—105	約翰赫耳卡拿斯	赫耳卡拿斯毀撒馬利亞聖殿 ……………加入撒督該黨 109	智慧書譯為希利尼 132 年後 喜年書，十二先祖遺訓，以我書 LXXii—LXXXii 在赫耳卡拿斯 未入撒督該黨之前
從外邦轄治下解脫 的時代(自由時期) 129—68B.C.	亞里斯託布路稱王 105—104 亞力山大亞內午斯 104—78 亞力山大女王 78—69 亞里斯託布路第二 69—63	亞里斯託布路第一 亞力山大亞內午斯 赫耳卡拿斯 亞里斯託布路第二 赫耳卡拿斯 63—40	亞力山大女王和護法利賽黨	以我書XXXV i—LXX, XCI—CIV 95 至 73 年間或 69—63 年間
羅馬共和 63—48			63 龐貝入耶路撒冷，以土買 人安提帕握耶路撒冷大權	所羅門詩篇
油流眩撒 48—44 賈希武 44—42 安陀尼 42 31 該撒亞古斯督 主前31至主後14年	安太古厄斯 40—39 希律 39—4	安太古厄斯	安太古厄斯被帕提亞人立為王 著名之拉比 和海里耳 耶穌基督誕生約在主前六年 古列許猶太人回國 聖殿立基 520 試行修坡 約446 城牆修復 444	所羅門智訓  以賽第二 哈該，撒加利亞 I—VIII 以賽亞 LXI i, 7—LXV—LXVI 以賽亞第三 450 年左右
古列 538—528 大利烏第一 521—485 亞達薛西第一 464—424	所羅巴伯猶太省長 撒巴拉撒馬利亞省長 尼希米猶太省長 444—432 ……二次猶太省長 430 左右 巴谷海猶太省長 410及408 撒巴拉子代撒馬利亞省長 408	耶書亞 約雅金 以利亞實  耶何耶大 約哈難	伊立芬汀之猶太聖殿毀 約哈難耶孫，巴谷海為 省長 約404 以斯拉當亞達薛西時同 耶路撒冷，約哈難為大祭司 400 左右 353 奧克斯穆些猶太人於 赫耳卡尼亞	伊立芬汀蘆紙公文 408
亞達薛西第二 404—358 亞達薛西第三 358—338			耶路撒冷，約哈難為大祭司 400 左右 353 奧克斯穆些猶太人於 赫耳卡尼亞	路得與約拿？ 摩西五經完成 333 年前B.C.
大利烏第三 336—331 大亞利山大 331—323 多洛梅第一 318—285 安提阿庫第三 223—187 多洛梅第四 221—204		亞杜亞  西門，歐尼亞子	亞力山大許撒馬利亞人在基利新山 修聖殿 318 多洛梅第一佔帕勒斯汀	五經譯為希利尼文 三世紀中  先知書截止 200 年前
西流庫斯第四 187—175 安提阿庫第四 175—164 (伊斐芬尼) 底米崔斯第一 162—150 亞力山大巴拉斯 150—145 底米崔斯第二 145—138 128—125	馬提亞 167—165 猶太馬克必 166—161 約拿單 161—143  西門 143—138	歐尼亞  西門	217 多洛梅第四入聖殿 西流庫斯第四差西流督斯掠聖殿 168 聖殿被污，大逼迫 165 聖殿恢復	智訓，挪亞書，以我書 VI—XXXVI (二世紀頭廿五年內) 但以理書 166 左右  以我書 LXXXIII—XC 161 年前

中華民國廿五年壹月拾叁日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從巴比倫到伯利恆

(福音書的歷史起源)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布 朗

譯述者 米 德 林 峻

出版者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大華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FROM BABYLON TO BETHLEHE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GOSPELS)

By

LAURENCE E. BROWNE, D. D.

Translated by

W. MISKELLY, M. A.

and

H. L. K'UNG

Price: 1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5

2  
402237  
11

2  
402237



中華民國廿五年壹月拾參日收到

Cat. No.  
4093